帝王部二　殷成王　周文王　周武王　周成王
漢高帝　漢文帝　漢景帝　漢武帝　漢昭帝
漢宣帝　後漢光武帝　漢明帝　漢和帝
帝王部三　魏武帝　魏文帝　吳大帝　晉武帝
晉元帝　晉成帝　晉康帝　晉穆帝　晉簡文帝
晉孝武帝　宋武帝　宋孝武帝　帝王部四
齊高帝　齊武帝　齊明帝　梁武帝　梁元帝
藝文類聚　北齊文宣帝　陳武帝
陳文帝　陳宣帝

イ3
1758
4

藝文類聚

后妃部　后妃
公主　人部一　儲宮部　儲宮　太子妃附
膳　頭目耳口舌髮髑髏

13
1758
4

藝文類聚卷第十二　唐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帝王部二　殷成湯　周文王　周武王　周成王
漢高帝　漢文帝　漢景帝　漢武帝
漢昭帝　漢宣帝　漢光武帝
漢明帝　漢和帝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殷成湯

春秋元命苞曰湯臂四肘是謂神肘

尚書璇璣鈐曰湯受金符帝籙白狼銜鉤入殷朝

尚書中候曰天乙在亳諸鄰國咸負歸德東觀乎雒

降三分璧黃魚雙躍出濟于壇化爲黑玉赤勒曰(元)

精天乙受神福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
尚書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
條之野
春秋元命苞曰湯之時其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
樂名大護護者救也元云扶都感白氣而生湯
周書曰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
之璽置之於天子之座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
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矣夫天下非一家
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
有道者宜處之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

後湯即天子之位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何為
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湯遺之牛羊葛伯得而食之又
不祀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民為之耕老
弱饋食葛伯率衆要其酒肉黍稷者遷而奪之不以
與者則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焉湯乃
興師伐葛伯天下聞之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
婦報讎也
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生至旦而大
合拱史請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也

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也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亡

尚書太傳曰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閑居深聽樂聲（思其故也是時伊尹化桀）更曰覺兮覺兮（覺兮謂先知者覺兮謂直道者也格至也吾語桀也）去不善曰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啞笑曰天之有民也曰亡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

說苑曰湯欲伐桀伊尹請且乏貢職以觀夏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請服入貢職明年又乏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桀殘之遷於南巢

帝王世紀曰成湯一名帝乙豐下銳上倨身而揚聲長九尺有聖德諸侯有不義者湯從而征之誅其君弔其民天下咸悅故東征則西夷怨南征則北狄怨曰傒爲而後我凡二十七征而德施於諸侯出見羅者方祝曰從天下者從地出者四方來者皆入吾羅

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爲此哉乃命解其三面而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諸侯聞之咸曰湯之德至矣澤及禽獸況於人乎一時歸者三十六國及夏桀無道皇諫者湯使人哭之桀囚湯使於夏臺而後釋之諸侯由是咸叛桀附湯同日貢職者五百國三年而天下咸服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以已爲牲禱於桑林之社言未已而大雨方數千里陽踐天子位十三年

年百歲而崩

贊魏陳王曹植殷湯伐夏諸侯振仰放桀鳴條南面以王桑林之禱炎災克償伊尹佐治可謂賢相又湯禱桑林贊曰惟殷之世炎旱七年湯禱桑林祈福于天剪髮離爪自以爲牲皇靈感應時雨以零周庾信湯解網贊曰連珠雨起合玉雙沉穀爲祥樹桑成樂林三方落網一面驅禽德以行政仁乎用心

周文王

春秋元命苞曰文王四乳是謂含良蓋法酒旗布恩舒明酒者乳也能乳天下布恩之謂也

周書曰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吾厚德而廣惠不爲驕侈不爲泰靡童牛不服童馬不馳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時以成萬材萬材已成牧以爲人天下利之而勿德是謂大仁

墨子曰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日命周文王伐殷

韓子曰昔文王請入雖西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

仲尼曰大哉文王輕千乘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

韓詩外傳曰昔周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四郊有司請曰臣聞地之動爲人主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奈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移之文王曰夫天之見妖以伐有罪我必有罪故天以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請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出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羣臣行無幾何而疾止琴操曰受命者謂文王受天命而王文王以紂時爲岐侯躬修道德執行仁義百姓附親是時紂爲無道

刳胎斮涉廢壞仁人天統易運諸侯叛解皆歸文王
其後有鳳皇銜書於文王之郊文王曰殷帝無道虐
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乃作鳳皇之歌其章曰
鳳鳳翔翔彼鸞皇兮銜書來遊以命昌兮瞻天案圖
殷將亡兮蒼蒼昊天始有萌兮神連精合謀於房兮
又曰文王備修道德百姓親附文王有二子周公武
王皆聖是時崇侯虎與文王列爲諸侯德不及文王
常嫉妬之乃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
中子旦皆聖人也三聖合謀君其慮之乃囚文王於
羑里將欲殺之於是文王四臣散宜生等周流海内

經歷豐土得美女二人水中大貝白馬朱鬣以獻於
紂陳於中庭紛立出西伯文王在羑里時演易八卦
以六十四作鸞厄之辭困於石據於蒺藜內憤以
作歌曰殷道淵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
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愁兮幽閉牢窞由
其言兮遘我四人憂勤勤兮
論衡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言聖人能以德持
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
帝王世紀曰文王昌龍顏虎肩身長十尺胷有四乳
敬老慈幼晏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是以大顛閎天

散宜生南宮适之屬咸至是爲四臣文王雖在諸侯
之位襲父爲西伯紂既囚文王文王之長子曰伯邑
考質于殷爲紂御紂烹以爲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
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
子羹尚不知也

贊魏陳王曹植文王贊曰於赫聖德寔惟文王三分
有二猶服事商化加虞芮傍暨西方王業克昭武嗣
遂光又文王赤雀贊曰西伯積德天命攸顧赤雀銜
書羣集昌戶瑞爲天使和氣所致嗟爾後王昌期而
至

周庾信文王見呂尚贊曰言歸養老垂釣西川岸止
盤石谿唯小船風雨未感意氣怡然有此相望于今
幾年

周武王

尚書中候曰太子發以紂存三仁雖即位不稱王
樂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興師誅于商萬國咸喜軍渡
孟津前歌後舞克殷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
鬱捷鬱捷喜貌
史記曰武王修文王業東觀兵孟津爲文王木主載
以車中軍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遂

興師渡于河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也乃還師居二年聞紂昏亂滋甚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微子抱其祭器而犇周於是武王乃渡孟津伐紂紂師皆倒干戈以戰紂軍潰叛紂死

帝王世紀曰武王見赤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紂政彌亂殷太史向摯載其圖書而歸周王以告于諸侯四年起師而東至商郊牧野乃作木主王載係解五人御於前莫肯爲王係載皆曰臣所以事君王非爲係載也王乃釋旄鉞而係之與紂戰紂師敗績禽費仲惡來紂赴于宣室而死二嬖妾與妲己亦自殺乃以太白髦麾諸侯入殷商都百姓咸待于郊王使告曰上天降休商人皆拜王亦荅拜以兵入造紂及妲己尸王親射之三發然後下軍以劒擊之周公爲司徒使以黃鉞斬紂頭懸于太白之旗召公爲司空又使以㊀鉞斬妲己頭懸之小白旗置旌於商容之廬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賜貝千朋命原公釋百姓之囚歸琬臺之珠玉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以賑貧民命南宮伯達史逸遷九鼎于洛邑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饗祀于軍微子膠鬲

皆委質爲臣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猶封其墓況其生者乎王之於賢仁也亡者猶表其廬況其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藉者乎王之於色也在者猶歸其父母況復徵之乎

贊魏陳王曹植周武王繼世滅殷咸在尚父旦作商臣功加四海救世濟民天下宗周萬國是賓

周成王

春秋元命苞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

賈誼書曰周成王問鬻子曰寡人聞聖人在上位使民富且壽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在天乎鬻子對曰夫聖王在上位天下無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鬬也則民得盡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德化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餓已得二生矣聖人在上則君積於仁吏積於愛民積於順則刑罰廢而無天遏之誅則民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人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民得四生矣

史記曰成王少周公攝行政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

與武庚作亂周公奉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以徵子啓代殷後國於宋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理均

帝王世紀曰成王元年周公爲冢宰攝政王生少未能治事故號曰孺子八年春正月朔王始躬政事以周公爲太師封伯禽于魯父子並命周公拜於前魯公拜於後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故加魯以四等之上兼二十四附庸地方七百里既營都洛邑復居

鄧鎬淮夷徐戎及奄叛王乃大搜於岐陽東伐淮夷

贊魏陳王曹植周成王贊曰成王繼武賢聖保傅年雖幼稚岐嶷有素初疑周公終焉克寤旦奭佐治遂至刑錯又周公贊曰成王即位年尚幼稚周公居攝四海慕利罰叛柔服祥應仍至誦長反政達天忠義

周庾信成王刻桐葉封虞叔贊曰虞叔百里居河之汾帝刻桐葉天書掌文禮以成德樂以歌勳天子無戲唐其有君

漢高帝

河圖提劉曰帝季日角戴勝斗智龜背龍股長七尺

八寸明聖寬仁好士王軫
春秋孔演圖曰其人日角龍顏姓知金舍仁義
史記曰高祖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爲人隆準
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
如也爲泗上亭長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飲醉卧武負
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留飲酒雔數倍吕
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敬重之吕公曰臣少好
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
箕箒妾女即吕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亓一老父
過請飲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
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魯元公主亦皆
貴老父已去高祖從旁舍來吕后具言高祖乃追及
老父老父曰向見者夫人兒子皆似君相君相貴不
可言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去處高祖以亭長爲縣
送徒於驪山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皆解縱所送徒
高祖夜經澤中前有大白蛇當徑高祖拔劍斬之秦
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高祖隱於芒
碭山澤間吕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吕后吕
后曰季所在山居常有雲氣故往常得季高祖興諸
侯兵共擊項羽項羽敗而走使騎將灌嬰追殺羽東

城正月諸侯尊漢王爲皇帝又曰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東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

漢書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論衡曰項羽與高祖俱起威力輕重未有所定高祖誅羽難於斬鐵也武王伐紂易於摧木也然則漢力勝周多矣湯武伐桀紂一敵也高祖誅秦殺項羽兼勝二家力倍湯武五代之起皆有因緣力易爲也高祖從亭長提三尺劒取天下光武由白水奮威武帝海內無尺土所因一位所乘直奉天命推勳自然此則起高於川汙爲深於㔷山也

荀悅漢紀論曰高祖開建大業統畢元功度量規矩不可尚矣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故詔夏之音天下未聞焉

帝王世紀曰禮稱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觀高祖之取天下也遭秦暴亂不階尺土之資不摧將相之柄發迹泗亭奮其智謀銜勒英雄鞭驅天下或以德致或以義成事以權斷順逆不常霸王之道雜焉是以居

帝王之位而無一定之制三代之美固難及矣

述後漢班固高祖紀述曰皇矣漢祖篡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綱漏于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粤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叛援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怒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殷肱簫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奉行天罰赫赫明明

贊魏陳王曹植漢高皇帝贊曰屯雲斬蛇靈母告祥朱旗既抗九野披攘禽嬰克羽捕滅英雄承機帝世功著武湯

晉傅元漢高祖畫贊曰赫赫漢祖受命龍興五星協象神母告徵討秦滅項如日之升超從側陋光據萬乘

周庾信漢高祖置酒沛宮畫贊曰遊子思舊來歸沛宮還迎故老更召歌童雖欣入沛方念移豐酒酣自舞先歌大風

碑後漢班固高祖泗水亭碑曰皇皇炎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魁流裔襲唐末風寸木尺土無崖斯亭建號宣基維以沛公揚威斬蛇金精摧傷

涉關凌灞受爵漢中勒兵陳東劉禽三秦陳張畫策
蕭勃翼終出爵褒賢列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
源清流潔本盛末(宏)序將八十替述殷肱休勳顯祚
永永無疆於皇舊亭留嗣是承天之福祐萬年是興
(論)後漢孔融周武王漢高祖論曰武王從后稷以來
至其身相承積五十世俱有魚烏之瑞至高祖一身
修德瑞有四呂公望形而薦女呂后見雲知其處白
蛇分神武哭西入關五星聚又武王伐紂斬而剌之
高祖入秦赦子嬰而遺之是寬裕又不如高祖也
魏高貴鄉公少康漢高祖論曰上問荀顗等曰有夏

既衰后相殄滅少康收輯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
隴畝芟夷秦項考其功德誰宜爲先顗等曰造之與
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爲中興與漢世祖同
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爲優上曰少康生於滅亡
之後降爲諸侯之隸能布其德而兆有其謀卒滅過
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宏)仁豈濟
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收一時之權爲人子則數危
其親爲人君則因賢祖爲人父則不能衛子身爲之
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地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
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也

漢文帝

史記曰孝文皇帝初立爲代王都中都高后崩呂産等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張武等議願大王稱疾以無往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議皆非也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迺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馳入代邸代王西鄉讓者再遂即天子位又曰孝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

常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先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得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羣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羣臣如張武受賂遺金錢覺上常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又曰孔子言必世而後仁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漢書曰孝文皇帝諱恒高帝中子也母曰薄太后又

曰文帝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又曰武帝問東方朔曰
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
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
足履革舄以韋帶劒莞蒲爲席集上書囊爲殿帷

述後漢班固文帝述曰太宗穆穆允恭元默化民以
躬率下以德農不供貢罪不收帑宮不新館陵不崇
墓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刑清登我漢道

贊魏陳王曹植漢文帝贊曰孝文即位愛物檢身驕
吳撫越匈奴和親納諫赦罪以德讓民殆至刑錯萬
國化淳

漢景帝

史記曰漢興孝文施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
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
諸侯大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
侯以弱卒以安漢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漢書曰孝景帝諱啓文帝太子也母曰竇皇后又曰
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
弊網密文峻而姦宄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
至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
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述後漢班固景帝述曰孝景莅政諸侯方命剋伐七國王室以定非怠非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

贊魏陳王曹植漢景帝贊曰景帝明德繼文之則肅清王室克滅七國省役薄賦百姓殷昌風移俗易齊美成康

漢武帝

漢書曰孝武皇帝諱徹景帝中子也元封元年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登單于臺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十餘里威震匈奴還登封泰山

又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又登之學東來有之學山祠浮大海山稱萬歲又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民與之立功興大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祀百神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荀悅漢紀曰武皇帝恢萬世業內修文學外曜武威

延天下之士濟濟盈朝興事創制無所不施先王之
風粲然存矣然猶好其文未盡其實發其始不克其
終奢侈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萬民罷弊當此之
時天下騷然海內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矣

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勑丞相公孫㊀宏廣開獻書之
路百年之間書積如㊁丘山故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
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

桓子新論曰漢武帝材質高妙有崇先廣統之規故
即位而開發大志考合古今模範前聖故事建正朔
定制度招選俊傑奮揚威怒武義四加所征者服興

起六藝廣進儒術自開闢以來唯漢家最爲盛焉故
顯爲世宗可謂卓爾絕世之主矣然上多過差既欲
斥境廣土又乃貪利爭物之無益者聞西夷大宛國
有名馬即大發軍兵攻取㊂歷年士衆多死但得數十
疋耳又歌兒衛子夫因幸愛重乃陰求陳皇后過惡
而廢退之即立子夫爲皇后子夫男爲太子後聽邪臣之譖
衛后以憂死太子出走滅亡不知其處信其巫蠱多
徵會邪僻求不急之方大起宮室內竭府庫外罷天
下百姓之死亡不可勝數此可謂通而蔽者也

典論曰孝武承四世之遺業遇中國之殷阜府庫餘

金錢倉廩畜腐粟因此有意乎滅匈奴而得清邊境矣故即位之初從王恢之畫設馬邑之謀自元光以迄征和四五十載之間征匈奴四十餘舉盛餘踰廣漢絶梓嶺封狼居禪姑幕梁北河觀兵瀚海刈單于之旗剿閼氏之首探符離之窟掃五王之庭納休屠昆耶之附獲祭天金人之寶斬名王以千數馘酋虜以萬計既窮追其散亡又摧破其積聚虜不暇於救死扶傷疲困於孕重隳殞元封初躬執武節告以天子自將懼以兩越之誅彼時號爲威震匈奴矣

述後漢班固武帝述曰世宗聲聲思宏祖業疇咨愍

載髦俊並作厥作伊何百蠻是攘恢我彊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亦迪斯文憲章六學統一聖真封禪郊祀登秩百神協律改正饗茲永年

贊魏陳王曹植漢武帝贊曰世宗光光文武是攘威震百蠻恢拓土疆簡定律歷辨修舊章封天禪土功越百王

周庾信漢武帝聚書贊曰獻書路廣藏書府開泰儒出谷漢簡吹灰芝泥印土玉匣封來坐觀風俗不出蘭臺

漢昭帝

漢書曰昭皇帝諱弗武帝子也母曰趙婕妤本以有奇異得幸及生帝亦奇異又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謀之亂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述後漢班固昭帝述曰孝昭幼沖冢宰推忠燕蓋謀張實斂實聰罪人斯得邦家和同

論魏文帝周成漢昭論曰或方周成王於漢昭帝僉高成而下昭余以爲周成王體上聖之休氣稟賢姚之貽誨周召爲保傅呂尚爲太師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則相者導儀目厭威容之美耳飽仁義之聲所謂沉潛元流而沐浴清風者矣猶有咎悔聆二叔之誚使周公東遷皇天赫怒顯明厥咎猶啓諸金縢稽諸國史然後乃悟不亮周公之聖德而信金縢之教言豈不暗哉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養惟蓋王相則桀光體不承聖化不胎育保無仁孝之質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

然而德與性成行與體并年在二七早智夙達發燕書之詐亮霍光之誠豈將有啓金縢信國史而後乃悟哉使夫昭成均年而立易世而化貿臣而治換樂而歌則漢不獨少周不獨多也

魏丁儀周成漢昭論曰成王昭帝俱以襁褓之幼託於冢宰流言讒與此其艱險相似者也夫以發金縢然後垂泣與計日力便覺詐書明之遲速既有差矣且叔父兄子非相嫌之處異姓君臣非相信之地霍光惟人諴而不出周公賴天變而得入推此數者齊本而論末計重而況輕漢昭之優周成甚明者也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而論二主余與夫始者

漢宣帝

漢書曰孝宣皇帝諱詢字次卿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娣生皇孫納王夫人生皇帝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曾孫坐繫郡邸獄邴吉為廷尉監治巫蠱憐曾孫之無辜使女徒乳養私給衣食至後掖氣者言長安獄有天子氣上遣使皆殺之內者令郭擴夜至郡邸獄吉柜閉不得入曾孫賴吉得全因遭赦高才

好學然亦喜遊俠鬬雞走馬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身足下有毛卧居數有光燿昭帝崩無嗣霍光徵昌邑王賀賀淫亂廢光奏遣宗正德至尚冠里舍洗沐賜御府太僕以軿轄車奉迎曾孫就齊宗正府封爲陽武侯羣臣上璽綬即皇帝位又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參乘天子從内嚴憚之若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參乘天子從容肆意甚安又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覈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者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蕃功光宗祖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荀悦漢紀曰孝宣任法審刑綜覈名實聽斷精明事業修理下無隱情是以功光前世號爲中宗然不甚用儒術是以德化不能純備

述後漢班固宣帝述曰中宗明明寅用刑名時舉博納聽斷惟精柔遠能邇煇燿威靈龍荒漠朔莫不來庭丕顯祖烈尚於有成

後漢光武帝

東觀漢記曰世祖光武皇帝高祖九世孫出自長沙定王定王生春陵節侯春陵本在零陵郡節侯孫孝侯以土地下溫元帝時求封南陽蔡陽白水鄉因故國名曰春陵上隆準日角大口美鬚眉身長七尺三寸仁智明達多權略樂施愛人在家重慎畏事勤於稼穡兄伯升好俠笑上事田作比之高祖兄仲上歸舊廬望見廬南有火光以為人持火呼之光逐赫然屬天有頃不見上異之初伯升之起也諸家子弟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聞上至絳衣大冠乃驚以為獨伯升如此謹厚者亦為之又曰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莽欲盛威武王齊則虎豹犀象奇偉猛獸以長人巨無霸為中壘校尉秦漢以來師出未嘗有也時漢兵八九千人二公兵以五六十萬到遂環昆陽城作營且圍之數百重有流星墜尋營營中正晝有雲氣如壞山直下營而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上選精兵三千人與戰大破之殺司徒王尋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滍水為之不流更始以上為大司馬遣之河北安集百姓破鄗鄴誅王郎入官收文書尋得吏民謗毀上言可擊者數千章上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也更始遣使者立

上爲蕭王又擊破銅馬受降適畢賊亦兩心上勑降賊各歸勒兵待上輕騎入按行賊營賊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由是皆自安又曰諸將請上尊號初王莽時上與伯叔及姊聖鄧晨攘人蔡少公坐語少公道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劉子駿也上戲曰何由知非僕也坐者皆大笑時傳聞赤伏符不見文章軍中所上未信到鄗上所與長安同舍諸生彊華自長安奉赤符詣鄗與上會羣臣復伏固乃命有司設壇鄗之千秋亭六月即皇帝位

袁宏漢紀曰南頓令欽生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

帝五世紀曰春秋興夏少康之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若漢之策命世祖不階成旅之資平暴反正遂建中興夏少康同美矣

續漢書曰昔羿寒浞篡夏數十年少康生爲牧人能修德復夏厥勳大矣然尚有虞思及靡有鬲內外之助至於光武承王莽之篡起自疋庶一民尺土靡有憑焉發迹於昆陽以數千屠百萬非膽智之至孰能堪之討賊平亂克復漢業號稱中興雖初興者無以加之矣中國既定柔遠以德愛慎人命下及至賤武功既抗文德聿修勳績宏矣

薛瑩漢紀曰王莽之際天下雲亂英雄並發其跨州據郡僭制者多矣人皆有與於非望然考其聰明仁勇自無光武儔也加以寬博容納計慮如神是以任光竇融望風景附馬援一見覩顏識奇故能以十數年間掃除羣凶清復海內豈非天人之所輔贊哉古者師不內御而光武命將皆授以方略使奉圖而進其有違失無不折傷意豈文史之過乎不然雖聖人其猶病諸

袁山松後漢書曰前漢自成哀已下天地縱橫巨猾竊命劉氏舊澤猶存而瞻烏之望殆絕世祖以耿耿之

九起白水之濱身屈無妄之力位舉羣賢並列于時懷璽者十餘建旗者數百高才者居南面疾足者爲王公茲茲九州瓜分齒切潛潛蒼生塵消鼎沸我扇之以仁風驅之以大威雪霜被而茨棘枯橫網振而逆鱗掃羣材畢湊人鬼與能數年之間廓清四海雖曰中興與夫始創業者庸有異乎誠哉馬生之言固已寥廓大度同符高祖又等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一人之體其殆于周故能享有神器據乎萬乘之上矣

碑後漢蔡邕光武濟陽宮碑曰王室中微衰平短祚

姦臣王莽倫有神器十有八年罪盈惡熟天人致誅帝乃龍見白水淵躍昆湟破前隊之衆殄二公之師收兵略地經營河朔於是羣公諸將據河洛之文協符瑞之徵僉曰歷數在帝踐祚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月即位于鄗縣之陽五成之陌祀漢配天圜丘夫舊物享國三十有三年方內乂安蠻夷率服巡狩太山禪梁父皇代之上儀圜丘畢舉道德餘慶延于無窮先民有言曰樂樂其所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以虞稱嬀汭姬美周原皇天乃眷神宮實始于此厥路嶭哉所謂神麗顯融越不可尚小臣河尹

瑋來在濟陽願見神宮追惟桑梓褒述之義用敢作頌其辭曰赫赫炎天爰曜其暉篤生聖皇貳漢之徽稽度虔則誕育靈姿黃蘗作慝篡握天機帝赫斯怒爰整其師應期潛見扶陽而飛禍亂克定羣凶殄夷匡復帝載萬國以綏巡于四岳展義省方登封降禪升于中皇爰茲初基天命孔彰子子孫孫保之無疆

論　魏陳王曹植漢二祖優劣論曰客有問余曰天漢二帝高祖光武俱爲受命撥亂之君此時事之難易論其人之優劣孰者爲先余應之曰昔漢之初興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誅強楚先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

後嗣誠帝王之元勳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繼德行不純道身沒之後崩亡之際果令凶婦肆酖酷之心嬖妾被人豕之刑亡趙幽囚禍殃骨肉諸呂專權社稷幾移凡此諸事豈非高祖寡計淺慮以致然彼之雄才大略俶儻之節信當世至豪健壯傑士也又其梟將畫臣皆古今之鮮有歷世之希覩彼能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有帝位流巨動而遺元功也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稟貞和之純精通黃中之妙理韜亞聖之懿才其爲德也聰達而多識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樂施而愛人值陽九無妄之世遭炎光厄會之運殷爾雷發赫然神舉用武略以攘暴興義兵以掃殘神光前驅威風先逝軍未出於南京莽已斃於西都夫其盪滌凶穢勦除醜類若順迅風而縱烈火曬白日而掃朝雲也爾乃廟勝而後動衆計定而後行師故攻無不陷之壘戰無奔北之卒是以羣下欣欣歸心聖德宜仁以和衆邁德以來遠故寶融聞聲而影附馬援一見而歎息股肱有濟濟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稱高尚純朴有羲皇之素謙虛納下有吐握之勞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乃規㕘迹而造皇極創帝道而立

德基是以計功而業殊比隆則事異旌德則靡愆言行則無穢量力則勢微論輔則力劣卒能握乾圖之休徵應五百之顯期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元功金石揩其休烈詩書載其勳懿故曰光武其優也

漢明帝

東觀漢記曰孝明皇帝世祖中子也母光烈皇后初讓尊位爲貴人故帝年十二以皇子立爲東海公三歲進爵爲王幼而聰明敭智容貌壯麗世祖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謨慮甚深溫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睦九族內外周洽世祖愈珍上德

以爲宜承先序詔廢郭皇后立陰貴人以爲皇后上以東海王立爲皇太子治尚書備師法兼通四經略舉大義博觀羣書以助術學又曰建武四年皇子陽生豐下銳上顏赤色有似堯上以赤色名之曰陽年十三通春秋上循其頸曰吳季子

袁山松後漢書曰皇帝諱陽一名莊字子麗華嶠後漢書曰世祖既以吏事自嬰明帝尤任文法總攬威柄權不借下值天下初定四民樂業戶口滋殖中興以來追蹤宣帝以鍾離意之廉淳諫爭懇懇常以寬和爲首以此推之難得而言也

薛瑩漢紀曰明帝自在儲宮而聰允之德著矣及臨萬機以身率禮恭奉遺業一以貫之雖夏啓周成繼體持統無以加焉是以海內乂安四夷賓服斷獄希少有治平之風號曰顯宗不亦宜乎

范曄後漢書曰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外內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世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然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惠爲言夫豈宏仁之度未優乎

贊

晉傳元漢明帝贊曰肅矣孝明仗法任刑勤綜萬機察下以情未宏道治用致太平專信俗儒非禮之經

誄

漢傳毅明帝誄曰惟此永平其德不回恢廓鴻績遐方是懷明明肅肅四國順威赫赫盛漢功德巍巍躬履聖德以臨萬國仁風宏惠雲布雨集武伏蛮尤文騰孔墨下制九州上係皇極豐美中世垂華億載冠冕佩舜踐履五代三雍既洽帝道繼備七經宣暢孔業淑著明德慎罰尊上師傅薄刑厚賞惠慈仁恕明並日月無有偏照譬如北辰與天同曜發號施令萬國震懼庠序設陳禮樂宣布旋璣所建靡不奄有

貢篚納賦如歸父母正朔永昌冠帶儋耳四方共貫八極同軌

漢和帝

東觀漢記曰孝和皇帝章帝中子也上自岐嶷至於總角孝順聰明寬和仁孝帝由是深珍之以爲宜承天位年四歲立爲太子初治尚書遂兼覽書傳好古樂道無所不照上以五經義異書傳意殊親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朝無寵族惠澤沾濡外憂庶績內勤經藝自左右近臣皆誦詩書德教在寬仁恕並洽是以黎元(寧)康萬國協和符瑞八十餘品帝讓而不宣故靡得而紀

帝王世紀曰孝和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業宴禮耆艾動式舊典宮無嬪嬙鄭衛之豫射履至德虛靜自損是以屢獲豐年遠近(承風)范(瞱)後漢書曰自中興以後逮于永元雖頗有施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漢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驛四禹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將服叛懷來自有數也

(謀)後漢蘇順和帝誄曰天王徂登率土龜傷如何吳穹奪我聖皇恩德累代乃作銘章其辭曰恭惟大行

配天建德陶元二化風流萬國立我蒸民宜此儀則
厥初生民三五作剛載籍之盛著於虞唐恭惟大行
爰同其光自昔何爲欽明允塞恭惟大行天覆地載
無爲而治冠斯往代往代崎嶇諸夏擅命爰茲發號
民樂其政奄有萬國民臣咸秩大孝備矣悶宮有恤
由昔姜嫄祖妣之室本枝百世神奠惟一彌留不豫
道揚末命勞謙有終實惟其性衣不制新犀玉遠屏
履和而行威稜上古洪澤滂流茂化沾溥不愍少留
民斯何怙歔欷成雲泣涕成雨昊天不弔喪我慈父
後漢崔瑗和帝誄曰元景寢曜雲物見徵馮相考妖

遂當帝躬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如喪考妣擗踴號吟
大隧既啓乃徂元宮永背神器升遐皇穹長夜冥冥
曷云其窮

藝文類聚卷第十二

井研廖登廷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十三

唐太子率更令㊀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帝王部三　魏武帝　魏文帝　吳大帝　晉武帝
晉元帝　晉孝武帝　晉成帝　晉康帝　晉穆帝
宋武帝　宋孝武帝

魏武帝

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諱操字孟德漢相曹
參之後也時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養子嵩嵩父嵩
官至太尉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
業故世人未之奇也唯梁國喬㊀元南陽何顒謂太祖

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眞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也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袁紹天下莫敵矣

㊈魏陳王曹植武帝誄曰於惟我王承運之衰神武震發羣雄殄夷拯民于下登帝太微德美旦奭功越彭韋九德光備萬國作師寢疾不興聖體長歸華夏飲淚黎庶含悲神翳功顯身沉各飛敢揚聖德表之素旗乃作誄曰於穆我王曾穜㊇周賢聖是紹元懿㊋休先矣佐漢實惟平陽功成績著德昭二皇民以

㊌一興詠有章我王承統天宴時生年在志學謀過老成奮臂舊邦鰓身上京表與我王兵交若神張陳背誓做帝虐民擁徒百萬虎視朔濱我王赫怒戎車列陳武卒尵闞如雷如震攙搶北掃舉不浹辰紹遂奔北河朔是賓振旅京室帝嘉厥庸乃位承相總攝三公光受上爵臨君魏邦九錫昭備大路火龍㊋監靈蔡探幽洞微下無僞情姦不容非敦儉尚古不玩珠玉以身先下民以純樸聖性嚴毅平修清一唯善是嘉靡疏靡昵怒過雷霆喜踰春日萬國肅虔望風震慄既總庶政兼覽儒林躬著雅頌被之瑟琴蒞蒞

四海我王康之徵徵漢嗣我王匡之羣桀扇動我王
服之喁喁黎庶我王育之光有天下萬國作君虔奉
本朝德美周文以寬克衆每征必舉四夷賓服功踰
聖武量帝王世神武鷹揚左鉞右旄威凌伊呂年踰
耳順體愉忠肅乾乾庶事氣過方叔宜並南嶽君國
無窮如何不弔禍鍾聖躬棄離臣子背世長終兆民
號咷仰慕上穹既以約終令節不衰既即祥官躬御
綴衣璽不存身雖緋是荷明器無飾陶素是嘉既次
西陵幽閨啓路羣臣奉進我王安厝窈窈㊀宇三光
不入潛闥一宿尊靈永蟄聖上臨冗哀號靡及羣臣
陪臨伫立以泣去此昭昭於彼冥冥永棄兆民下君
百靈千代萬乘曷時復形

【策文】魏文帝爲武帝策文曰痛神曜之幽潛哀鼎俎
之虛置舒皇德而詠思遂腦臆以莅事矧乃小子夙
遭不造煢煢在疚嗚呼皇考産我曷晚棄我曷早羣
臣子輔奪我哀願猥抑奔墓俯就權變卜葬既從大
隧既通漫漫長夜窈窈㊀宮有晦無明曷有所窮鹵
簿既整三官駢羅前驅建旗方相執戈棄此宮庭陟
彼山阿

魏文帝

魏志曰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爲五官中
郎將嗣丞相爲魏太子太祖崩繼位爲丞相魏王延
康元年受禪于漢爲帝初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
進孫權臨江拒守帝幸廣陵收城臨江觀兵戎卒十
餘萬旌旗數百里

江表傳曰魏文帝出廣陵欲伐吳臨大江歎曰吳據
洪流且多粮穀魏雖武騎千隊無所用之乃還

吳錄曰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見波濤洶湧歎曰
此固天之所以隔南北也遂歸

詩魏陳王曹植文帝誄曰天震地駭崩嶽霜陽精

薄景五緯錯行哀殊喪考思慕過唐擗踴郊野仰慙
穹蒼考諸先紀尋之哲言生若浮寄德貴長傳朝聞
夕逝死志所存皇雖殪沒天祿永延何以述德表之
素旆何以詠功宣之管絃乃作誄曰元光幽昧道究
運遷乾迴㫐數簡聖授賢乃眷大行屬以黎元龍飛
踐祚含契上㐌五行定紀改號革年明明赫赫授命
自天風偃物化德以禮宣詳惟聖質岐嶷幼齡研幾
六典學不過庭潛心無內抗志高明才秀藻朗如玉
如瑩聽察無響視覩未形其剛如金其勁如瓊如氷
之潔如砥之平爵功無重戮違無輕心鏡萬機鑒照

下情宅土之中率民以漸道義是圖弗營厥險六合
通同齊契共檢導下以純民由樸儉紼冕崇麗衡統
惟新尊肅禮容瞻之若神方牧妙舉欽於恤民虎將
荷節鎮彼四隣朱旗所勤九壤披震疇克不若孰敢
不臣懸旌海表萬里無塵回回凱風祁祁甘雨稼惟
歲豐登我稷黍家佩惠尹戶蒙慈父在位七載九功
仍舉將承太和絶跡三五宜作物師長爲神主壽終
金石等箓東父如何奄忽摧身后土俾我煢煢靡瞻
靡顧嗟嗟皇穹胡寃忍予明鑒吉凶體達存亡深垂
典制申之嗣皇聖上虔奉是順是將乃啓元宇基于
首陽擬跡穀林追堯篡唐合山同阪不樹不疆塗車
芻靈珠玉靡藏百神警侍賓于幽堂於是侯大隧之
致功陳元辰之淑禎潛華體於梓宮憑正殿於居靈
悼哭駕之既俟感容車之速征浮飛鼃於輕霄就黃
墟以藏形背三光之昭晰歸窀窆之冥冥嗟一往之
不返痛閟闥之長扃

章魏陳王曹植慶文帝受禪章曰陛下以聖德龍飛
順天革命允荅神符誕作民主乃祖先后積德累仁
世濟其美以暨于先王王勤恤民隱劬勞夙力以除
其害經營四方不遑啓處是用隆茲福慶光啓于魏

陛下承統纘戎前緒克廣德音綏靜內外紹先周之舊跡襲文武之懿德保大定功海內爲一豈不休哉又慶文帝受禪上禮章曰陛下以明聖之德受天顯命良辰即祚以臨天下洪化宣流洋溢宇內是以溥天率土莫不承風欣慶執贄奔走奉賀闕下況臣親體至戚懷歡踴躍

表魏文帝讓授禪表曰臣聞堯禪重華舉其克諧之德舜受文命采其齊聖之美猶下咨四岳上觀璇璣今臣德非虞夏行非二后而承歷數之詔應選授之命內自揆撫無德以稱且許由匪夫猶拒帝位善卷布衣而逆虞詔臣雖鄙蔽敢忘守節

魏辛毗等勸進表曰古先聖王所以授天命而不辭者誠急於荅皇天之意副四海之望不得已也

魏桓階等勸進表曰臣等以爲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黷昔周武中流有白魚之應不待濟而大號以建舜受禪大麓桑陰未移而已陟帝位所以祗承天命者若此之速也故無固讓之義不以守節爲貴必信於神靈而符合於天地也

吳大帝

吳志曰孫權字仲謀漢以孫策遠修貢職遣使者劉

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又最壽策薨以事授權

江表傳曰堅爲下邳丞時權生方顧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爲貴象及堅亡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性度宏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

吳歷曰曹公出濡須權數挑戰乃自乘船從濡口而入公見舟船器仗徒伍整肅喟然嘆曰生子當如孫權爲劉景升子若豚犬耳

吳志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英奇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鼎峙之業性嫌忌果於殺戮既於末年彌以滋甚至于讒說殄行(丸)嗣廢斃宣所以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諡　晉陸機吳大帝誄曰我皇明明固天寔生體和二合以察三精濯暉育慶懷詳載榮率性而和因心則靈厥靈伊何克聖克仁茂對四象克配乾坤齊明日月考祥鬼神誕自幼沖敞哲宿照甄化無形探景絕曜巍巍聖姿文武既俊有覺德徽兆民欣順將爬景命經營九圍登跡岱宗班瑞舊圻上(元)匪惠卑零聖

暉神廬既考史臣獻貞龍輴啓殯雪載紫庭辰旒飛藻凶旗舉銘崇華燼爍翠葢繁纓千乘結駟萬騎重營簫鼓振響和鑾流聲動軫閭闔永背承明顯步萬宮幽驅百靈隨化太素即宮杳冥億兆同慕泣血如零

晉武帝

王隱晉書曰世祖武皇帝文帝太子也文帝初開晉國立爲世子拜撫軍大將軍嗣相國文帝崩魏帝命上爲相國晉王十一月受禪於魏有獻雉頭裘者上曰異服奇伎典制所禁也宜於殿前燒裘上與羊祜

張華謀伐吳朝士莫知也陸機乃箋曰量虛實爲戰備孫皓面縛輿櫬降有司奏晉德隆茂光被四表吳會既平六合爲一宜勒封岳以彰聖德詔曰此盛德之事所宜未議

帝譜曰世祖武皇帝諱炎字安世

謚晉潘岳世祖武皇帝誄曰粤若稽古帝皇誕受休命作我晉室赫赫文皇配天並日大行龍飛創制改物沉恩汪濊流澤洋溢上齊七政下綏萬邦四門穆穆姓于喪過哀在殽餘敬后蠻貊服躬籍粢盛六伐畢

奏九功咸詠行敦醇樸思貫㊀妙莅政端位臨朝光曜宵子莫悌匪弟化自外明訓法以禮獷彼吳楚稱亂三代世㊁五僞年幾百載邊垂虔劉王化阻閼羽檄星馳鉦鼓日戒帝御羣師奉辭奪旅腹心庭爭爪牙疑沮天監獨照聖策乃舉朝服濟江止戈曜武野無交兵役不淹月偕號歸命稽顙晉闕邪界蠻流傾納百越表閒旌善德音爰發虞人獻箴周書垂誥酒懼其彝獸戒其冒于我大行縱心所好動不踰矩性與道與厭厭酣飲樂不辨顏桓桓振旅田無遊盤我德如

風民應如蘭靡宋夙夜無敢宴安務農望歲時或不稔小心翼翼恤民以甚御坐不怡撤膳賑廩西流垂精南金抑拖永言孝思天經地義問誰贊事英彥髦士問誰翼待博物君子潛明神鑒從衆屈已道濟羣生爲而不恃先天弗違後天降時萬物熙熙懷而慕思㊂顒顒縉紳不謀同辭巖巖岱宗想望翠旗恭惟大行功成不居議寢封禪心栖冲虛策告不足太平有餘七十二君方之蔑如思樂天德等壽高華如何寢疾背世登遐遷幸梓宮孤我邦家龜筮既襲吉日惟良永指太極寧㊃神峻陽羣后擗踴長訣轀輬聖靈斯

顧豈伊不傷家無遠邇邦靡小大四海供職同軌畢會茫茫原野亭亭素蓋編輅解駕白虎弭旆龍輴即定(元)闕載扃如天斯崩如地斯傾哀庶察斂穸自愍彼蒼者天胡(爭)斯忍聖君不返我獨旋軫

哀策文　晉張華武帝哀策文曰感大饗之無虧哀鐏俎之虛設叩龍輴以長叫痛靈輝之潛逝其辭曰欽惟皇考體道之真德侔乾坤齊曜三辰應期登禪協于天人上虔郊祀下惠兆民憲章唐虞允得其津搜揚仄陋故老是賓百揆時序盛業日新恩從雲翔威猶震江海靜波岷岳無塵四夷率服莫不來臣肅慎奉貢越裳効珍化此弊俗歸之至(渭)皆在上聖咸享百年哀哀皇考用不是臻遘厲彌侵景命殞顛舍此昭晰即彼幽(元)仰瞻靡恃廓若無天終制尚儉率由典度華幕弗陳器必陶素不封不樹所在惟固貽法來世是則是慕大隧既啓吉日將征鍾鼓雷震白虎抗旌龍螭驤首良駟悲鳴倡者振鐸挽夫齊聲背此崇殿將適下庭(元)宮窈窕脩夜宴宴光燈永戢幽閨長扃仰訴皇穹零淚屏營云誰能忍寄之我情結心墳隴永憑聖靈

論　晉干寶晉武革命論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尚或

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栢皇粟陸以前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義黃世及以一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晉元帝

晉中興書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世祖感寧二年生于洛陽初誕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籍蒙如始刈及長白毫生日角之左眼有精曜惟侍中譙國嵇紹少而異之謂其友曰琅琊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惠帝幸臨漳中宗從駕是時中宗叔父東安王繇爲成都王穎所害懼禍及謀出奔其夜月明禁衛甚嚴不能得去有頃天暴風雨晦暝微者四散中宗因得脫及遷鎮建業以顧榮爲軍司馬禮接名豪設官分職隱恤士庶百姓歸心焉初性好酒王導深以爲誡乃命左右進觴躬引覆之自是不復飲也愍帝爲胡賊劉粲所沒中宗素服出次舉哀三日於是百僚稱上尊號帝固讓百僚又固請中宗慨然流涕

曰吾本琅琊王諸賢見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駕將反國羣臣不敢復逼乃求依魏晉故事爲晉王許之愍帝崩于平陽百僚更上尊號是日即皇帝位

晉陽秋曰太安中童謡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永嘉大亂王室淪覆唯琅琊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至是中宗登祚先是五鐸見于晉陵靈數(元)感若合符契

策文　晉郭璞元皇帝哀策文曰永惟殿宇之廓寂悲彝奠之莫歆感鸞輅之曼駕哀衮衣之委衿痛聖躬之遐往長淪景於太陰乃作策曰王之不極百六作

艱鴟集瓊林鯨躍神淵懷愍失據海覆岳顛蠢蠢六合罔不倒懸靈慶有底見龍在田誰其極哉我后先天大人承運重明繼作撫征淮海駿命再廓仁風旁靡神化潛鑠處冲思挹居簡行約聖敬日邁(元)心逾漠用物與能總攬羣略林無滯才山無遺錯恩靡不懷化靡不被茫茫海域欵塞慕義萬里同塵罔匪王綏熙熙遺黎莫知其寄括終宇宙混同天地曰功永年曰德慶隆奈何氛厲奄集聖躬大業未恢皇齡未中天惜其景崑頹其崇兢兢小子藐藐孤冲靡天何戴靡地何憑惚惚極慕若存若終薶焉無聞廓焉長

寂聆音靡睎瞻顏失覿窮號曷訴叩心誰告何悲之哀何痛之酷嗚呼我皇逢天之戚嗚呼哀哉耶然升遐即安㊀元室煌煌火龍赫赫朱韡終焉永潛曷其有出明訓長絶小子何述望阜增欷臨崩慟慄哀兼陟方痛過遏密靈爽安之反真復質永合元漠終始得

一

㊀晉元帝荅劉琨等令曰今方岳牧伯之任股肱腹心之臣萬邦之内九服之外咸見翼戴以隆天威是用辭不獲已而居王位尋覽所陳㊀宏旨優遠孤方當匡復帝祚豈可猥居極位昔有夏克復賴靡艾之勳周宣中興由申邵之佐二公鎮御幽朔忠以衛上建功極難實遏遠略夷難雪恥於是乎在

㊀表晉劉琨勸進元帝表曰否泰之運古今迭有宗子有明德曷常不由多難以隆中興故獫狁殘周以啓宣王巨猾竊漢乃發光武陛下天授至德聰明神武勞謙恭已卑以自牧體伯禽經營之誠行公旦吐握之事上崇勤王之義下垂庇民之量收羅俊乂任賢以能綏爰陝東化流無外戎狄荒服請事率職重譯納貢不遠萬里功高德邵遐邇歸心況陛下道邁大宗勳莫與二且以親以賢義實兼之是以琨敢緣天

文人事徵祥之應昧死上事以奉尊號願陛下無常
心以羣心爲心忘其身以萬物爲公則宗廟蒸嘗不
替於今逆虜通寇一討而滅無負於天下無愧於七
后矣又表曰臣聞台宿在天實承辰極股肱雖甲同
體元首臣負乘前朝過充三吏國之崇替有與憂喜
臣聞德合兩儀者固以四海爲公智周萬物者不以
一身爲私舜禹揖讓以陟帝位湯武征伐以濟時難
彼四王者遘會不同登受有異至夫外已存物憂世
遺躬其致一也期於愛民治國應變合道以爲天下
利而已矣況宗廟是陛下之宗廟百姓是大晉之百
姓耶陛下若忽七廟之重拒天人之心絶而不繼困
而不拯則宗廟不歆其禋祀羣生無所措其手足矣
況臣班具臣之列荷累世之恩上懷國家之統俯絶
烏鳥之情者哉昔伍員發怒手撻平王之墓灌夫慷
慨身搴吳濞之旗皆能宣其臣節攄其私忿戮尸斬
將存亡罔恨臣誠無若人之才實有此人之憤苟得
上憑天威展其微効雖隕九泉猶以明白又表曰陛
下之躬執謙光允恭克讓儉從吏議示總萬機布曠
蕩之詔開自新之路海隅漸惠朔南霑聲有生之倫
咸被嘉慶陛下量包宇宙明侔三辰霊祇稽應華戎

同戴加以王室中微邦基將絕遺民元元屬命陛下
陛下以德則無所與讓言事固所負荷誠宜遺小禮
存大務援據圖錄居正宸極上副祖宗之心下一兆
庶之望臣聞必也正名前聖大之春秋傳曰名以出
信名苟不正則事有不從信苟不立則禮義或愆乃
載籍之明誡開塞之所由也又表曰臣聞天生蒸民
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
若此知天地不可以無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
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
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㊀振遐風式固

萬世自元康已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
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天不悔禍大
災荐臻國未亡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主
上幽劫復沉虜庭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
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在食土之毛含氣之
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況臣荷寵二世位厠鼎
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
命無改㊁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隱憂以啓聖
明是以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晉有驪
姬之難而重耳以王諸侯陛下㊂德通於神明聖姿

合於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肇圖讖垂典自京幾殞喪九服崩離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懾不類杖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爲休詠況茂勳格于皇天清暉光于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皇之㓜唯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王王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

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矯抗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

晉成帝

晉中興書曰顯宗成皇帝諱衍字世根肅祖長子也
即位後蘇峻及祖約阻兵作逆詔庾亮卞壼距之戰
于青谿壼等敗績壼死之亮奔江州共陶侃溫嶠率
衆下討峻踰陣斬之

策文晉成帝哀策文曰宸極寥廓聖靈遐之哀備物
之虛在痛永往之無期乃命史官述德寄辭其辭曰
五德代興素靈啓曜離光疊曜三辰重照明明我皇
含貞挺妙元秀夙達履德罔違鳳棲遐邈神宇凝夷
文明外潤仁簡內綏舉無遺中鑒無幽微韻隆汾陽
道作垂拱靜恭清穆冥功日用疊疊神軌固天攸縱

爰在陽九皇綱中替姦豎肆逆宰羅失衛升降艱難
協應神契靈祚既保顯揚天命零霧朝晞雨儀開鏡
訓諮阿衡虛已納正九功潛流七德將表方振宏羅
稜威電掃芟蕩神衢一我王道昊天不弔降茲大悔
天傾其儀地覆其載大業未究神爽遷背哀貫三靈
痛流萬代爰初不豫大漸在躬啓手歸全神氣夷冲
凝哉達識體正履終衮龍既襲玉容斯幽登醪虛設
觴爵靡酬墳隟莫啓聖跡誰修冥冥我皇神焉何遊
撫膺遐叫迸涕交流三筮告期將歸陵墟陛殯羽翼
庭納龍輿玉輪動運錫鸞鳴衢錫旆徘徊六驥踟躕

輕雲蔭軨流風翼車哀哀同軨唯輓夫長號永慕
泣涕漣洳大塊獨運終歸其始我后永往㊀神千祀
悠悠上天杳杳惟巳耿然靡憑廓焉無恃目範令儀
徽音在耳

晉康帝

晉中興書曰康皇帝諱岳字世同成皇帝崩上即位
憂哀不忍言政一委中書監庾冰

策文晉康帝哀策文曰感廣厦之空寂悲俎奠之虛
陳痛皇神之邈遠哀靈景之長泯仰瞻宸極俯憑憲鑾
軒五情摧裂號慟煩冤遂命國史述德銘勳事以言

顯功以名存其辭曰招拒降靈篤生我皇岐嶷妙哲
幼有珪璋含貞發曜蘭風載芳厥初肇建宗國是㊁
祗承師友執心淑慎徽猷懿悌金質玉潤固天所啓
應茲靈運入繼皇祚龍騰鳳迅因假任物惟精委順
穆穆我皇風流凝廣聰鑒遐照思心內朗應變無方
從善如響矩儀可虞法物可象覆燾羣生靡物不養
如何一旦神遊靈爽仰攀擗踴觸物感想卜吉有期
將即㊁元冥太常既建千乘列庭皓皓輿服翩翩素旌
笳簫寥唳輓夫齊聲六驥蹀躞蕭蕭悲鳴是用增哀
雨泣霑纓痛貫五內哀切三情道隆名貴德享彌光

灼灼皇猷終焉允臧垂美兆祀芳風休揚

晉穆帝

晉中興書曰孝宗穆皇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子也崩時年十九

策文晉穆帝哀策文曰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忽若布衣忘其矜尚體有示無德哀神王冕旒兩楹委政元輔內倚公旦外仗尚父郁哉惟文赫斯惟武西廓岷河北清伊渚園陵聿修舊京式叙方振長慧風掃天宇休牛歸馬卷旗臥鼓俾我蒸民擊壤容與昊天不弔奄背率土哀同遏密痛方割鉅日月不居神道之幽三辰吉良五謀同休祖載華庭宴駕崇(上)俯執饋奠仰攀龍輈岌岌黼翼飄飄素旆感想平昔人懷崩抽號聲如震灑涕成流

晉簡文帝

晉中興書曰太宗簡文帝諱昱字道方中宗少子也

晉陽秋曰桓溫始以雄盛入輔係以廢立帝雖登祚內不自安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公至是熒惑猶在太微帝惡之謂郤超曰命之脩短大所不計故無復往日事耶超云大司馬溫方內固社稷外布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超假還東帝謂之曰致意

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樹思患豫防媿歎之深言何能喻又誦庾闡詩云士痛朝危臣哀主辱泣下沾衣漣如相續

續晉陽秋曰帝弱而惠異中宗深器焉及長美風姿好清言舉心端詳器服簡素與劉惔王濛等爲布衣之遊

策文晉簡文帝哀策文曰同軌畢至內外成列素旗宿懸轀輬首轍執祖行於前殿奉靈輿而遷逝悲神宇之長違痛聖儀之幽翳攀龍輴以號慕撫素膺以泣血爰命史臣叙述聖德揚徽音於飛旌寫哀心于翰墨乃作策曰㊂曜發暉皇㊃猷膺聖祖啓運哲王遐承蒸哉元后光我中興天基徙搆朝陽再升皇矣聖考合一履中道心㊄元㊅文明內融湛湛神儀穆穆靈風望之凝秀即之深冲爰在初齡至性自然水鏡一世堂室重㊆惛惛素庭翳若㊇園遂阿王室婉跡經綸時有汙隆道無屈伸如彼平流泯矣其津大過之時皇德不競天人葦心謳歌徙詠時惟伊霍輔運以政欽若昊天祗此明命龍飛九五饗茲萬國居宗舉契允恭㊈默綢繆哲輔虛已仗德天明方曜離暉翳朗㊉化誰陶蒼生曷仰四運忽其遙邁日月飄以

飛沉將寧㊀神於㊀宇遷玉輅於中林背華殿之昭晰即幽隧之重深奉神襯以永訣邈終而莫尋神恍惚其若寄泣橫墜以流襟

晉孝武帝

晉中興書曰烈宗孝武皇帝諱昌明中宗第三子也

策文晉王珣孝武帝哀策曰同軌畢至百司胥亞法物夕陳輼輬夙駕親執饋奠長號永夜懼鼓刻之遄盡哀良辰之莫借悲宮宇之寥廓痛聖儀之幽化夫至德無名固理絕稱謂然視史陳辭亦臣子所貴寄窮情於翰墨庶遺塵之髣髴其辭曰惟皇作極五德迭㐌㊀康實復夏武亦隆晉疊疊太宗希夷其韻鏡之者㊀撫之者順於穆皇考嗣徽絕軌前聖後哲契合一揆心去其伐行遺其美廢華任誠捨筌存旨惟深通志羣方咸秩惟幾成務能事斯畢未若我皇至則不疾恢恢天網疏而莫失居有以虛宰多以少簡則可從易則不擾信及豚魚澤被億兆湛然司契坐一八表園陵既衛威靈赫赫子來既構寢廟奕奕武曰止戈戎不極役文教聿脩有耻且格跡有遠邇感無高深道之所被改色革音皓獸馴菀素羽棲林殊柯通理異帶同根方融㊀液陶鑄斯民雲韶候奏比屋

思淯積祐莫應天罰奄臻太山頹搆洪瀆竭津何殃之甚何酷之殷自僅旻凶二氣代變霜繁廣除風廻高殿帷幔空張肴俎虛薦極聽無聞詳視罔見人神道殊吉凶有禮龜筮黎謀梃隧告落史臣考吉警者在陛攀援忪忪惟兄及弟龍輿肅以引邁前驩紛以抗旆城闕儼以整列馳道亘以通修感乎昔之所幸豈斯路之復由輓哀唱以翼衡駟悲鳴而顧軨違華宇之晰晰即永夜之悠悠奉霊櫬而長訣緬終天而莫收訴穹蒼以叫踊洞五內其若抽儻性命之可贖甘人百於山上莊莊大運靡始不終哲王遺世貴在道融昭哉我皇萬代流風良史式述德音永隆

宋武帝

徐爰宋書曰武皇帝彭城縣綏輿里人夜生有神光之異室內盡明是夕甘露降于墓樹少嘗遊下邳遇一沙門于逆旅舍沙門言及中原多故曰云江表尋復喪亂能拯之者其惟君乎其意甚切至初高祖患手創積年未瘳沙門因出懷中黃散一裹留之沙門既去高祖追而望之倏忽不見以散治創一傳而愈餘散寶錄之每被金創輒用有驗高祖舉目瞻睞常見二龍在焉始尚微小及貴龍形漸長光色轉明左

右侍者亦數見徵異晉陵人韋叡少以占相爲事其言多驗嘗相高祖曰君當位至方伯久之又曰君相轉進貴不可言唯願富貴無相忘高祖北征至洛陽常有紫雲見於軍上

沈約宋書曰帝諱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初爲冠軍孫司馬桓㊀纂帝位遷天子於潯陽桓修入朝高祖從至京邑㊀見高祖語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風骨不恒蓋人傑也上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絲竹之音㊀寧州嘗獻琥珀枕光色甚麗將北征以琥珀治金創上大悅命擣碎分賜諸將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即時遣出宋臺建有司奏東西堂施扁腳牀銀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脚釘用鐵孝武帝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表顗盛稱上儉素之德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業者焉

㊀宋謝靈運武帝誄曰九有同悲四海等哀矧伊下臣思戀徘徊敢遵前典式述聖徽乃作誄曰舜潛歷巖高晦泗渚龍德而隱風積乃舉皇之遁世屯難方阻眷此區寰閔爾淪胥太元之季權戚携薄隆安之

初王相蒙弱嶽牧糾虔朝廷紛錯妖橫乘隙蛟噴鯨躍既擾輿區遂斥帝壘亂離斯瘼不後不先寔賴明哲授手康旃紀度廻薄餘分成閏舊音中微僞楚籍曩躡彼潛機整此英陣推亡必朽固存斯振盧循負險肆慝遐嶺殄我江豫迫我臺省民既搖蕩國將遷鼎乘騶歸轅式固皇境㊀宏危濟險弭難釋殆虎騎驚隰舟師漲海傾穴尋窠窮幽測昧昔去洛汭息肩江泚世更十君年踰百祀國絕興復家成桑梓荒默莫恤頹國誰恥夏典載禹九道是行商詔述湯兼攻是并勤彼周流協此經營伏鉞伐鼓赫赫明明乃勑衆師竟執戎昭誨以三略惠以六韜雲撤周京席卷秦郊復禮前塋雪愧舊朝既清西關將旋東道中慙徐豫蕪應燕趙業盛曩代惠侔大造澤及四海功格八表悠悠聲教綿綿川陸北獻氈裘南貢金竹髮首冠弁穿胸斂服寒宄欣日巢栖玩屋匪惟遐譚靈物偕就執是人事自天所祐甘露芝草祥雲瑞宿嘉禾連木素鳥皓獸昔之所感謳頌同音今之所應幽顯一心宋克虞德晉猶唐欽日總八紘于茲三齡四維開張九流昭明敦儉務素欽賢愛萌制規作訓闡校修經禮樂已甄雲雨未㊀宏將陟井陘薄掃白登北朔渴

望飛旌衡輈東岱靈運玉牒金縢天地不仁蒼生寡福已荷一遇棄我何速梁顛太頹甘殞以贖同軌畢至率土咸哀殊方均服欒欒素纏灑淚成雨響叫如雷史臣考卜高山開基貞龜無遠遷靈有期嗣皇擗摽羣后崩悲孰云不戚痛百在茲惟祖之夕流火始變秋月未永飛漏急箭鳴簫哀嘯金觴虛奠刻駕長隧發輦華殿華殿既謝長隧是幸雙蓋躊躇六閑引領攀援容貌眷戀俄頃哀哀百僚長辭含餘奉教百朝執鞭王始從履五牧年歷十祀天光下濟謬蒙眷齒愧微刀筆頗預遊止垂幕侍講接遑飡理修曙朗夕登臺泛沼匪月匪日無晏無早如何一旦緬邈寧昊徽容未遠聖靈超然收淚即路含戚何言風霜蕭瑟山海蒼茫地若情矜節速心傷孰是幽哀實戀我皇情思如環萱蘇豈忘

議宋顏延之武帝謚議曰以爲聖哲同風功美殊稱蓋出乎道者無方故刑于物者不一伏惟道塞人神信通期運愛敬所禀因心則遠英粹之照正性自天體苞潛躍慮周卷舒龍德在陰雖艱貞而不悶因時而惕故有來其必亨在晉之李皇塗荐阻攙搶干紀旋璣失馭天鑒聖武民屬聖明不假十室之資不籍

百乘之賦首義馳風一鼓靜亂滌除秦階消殞薄蝕
斯亮登庸之基經綸之始者也内難雖弭外圖未輯
河華海岱負固相望荆濮燕亳侯服交侵眷言帝畿
思康王路戎不再駕遺珮即序斥堠之所未羈亭徼
之所不譯莫不飾誠請罪款塞來賓故能洒掃中嶽
致廟九山神道會昌寶命既集損之而益後身愈先
既而儀形帝載揖讓天(歷)改玉乎文祖班瑞于神宗
貫華寢機文武搢笏故宸居兩楹坐一八表國訓成
均之學家沾撫辜之仁大美配天必終之以儉德道
固萬葉猶申之以話言允所謂教思無窮樹之長世

取高上代顧邇前王矣

宋孝武帝

沈約宋書曰帝諱駿字休龍小字道民文帝第三子
也元凶弑逆舉義兵克定京邑乃踐帝位年三十五
崩在位八年

(冊文)宋謝莊孝武帝哀策文曰應門洞望馳道南除
敬塗已撤蹕宮將虚哀子嗣皇帝擗摽池綍周遑旌
軫攀七緯之崩淪慟三靈之徂盡百神慕而行雲沉
鬙希夷其辭曰樞電皇根月瑾國緒胤喬丹陵蟬聯

華渚二后在天大行纂武克睿克聖重規襲矩昭昭
金式明明玉温望雲其遠就日其尊雨零露湛冬暖
春暄聲芳納麓道昭賓門上德無稱至功不曏悕悵
四始優遊六位綴響蘭深緒言瓊秘悠哉梁踐耿焉
汾肆敬業開寓離經作翰鴻起荆河鸞遊楚漢泗濵
霑明江區承奐陝左清郊棠陰虚館地維不紐乾綱
弛機義庭薄蝕紫路流飛泣血泯渓顧瞻川沂孝貫
樞極義震寰圜誓鉞皇郊詔師牧甸七景締華五雲
卷煽雪怨園邑掃耻濫縣啓聖宸蓋集寶龍見王室
多故國步方蹇淮濟裂冠江荆毀冕東楚亂常西華

泊興動筭揮圖爰戡爰前勁浹宙斯澄綿區咸鏡修風
曉邈德星夕映滭露飛甘舒雲結慶禎被動植信洎
翔泳孰禮克宣隆章必搆方堂饗極圓流肆胄南聳
郊宮北清靈囿瑤軒春藉翠華冬狩經緯窮文克定
盡武鄗上呈祥介㠯載佇在盈念冗成功弗處榮鏡
中世焉奕前古睿業初遠鴻化方亭丹雲承日素景
勝星玉几去襲綴衣在庭辭重陽之昭昭降大夜之
冥冥氣貿炎凉史詔龜筮文物空巖鑾和虚衛動屋
輅之逶迤顧璧羽之容裔出國門分天地向幽途異
身世龍旌蔚而青槐遠驚葭亂而白楊翳觀初霜之

變條聽秋風之下蒂橋山紐雲穀秋虧日輦道結寒
松庭蔓密芝蓋迫軨上驤眷轡萬寓肅其北軫雲阿
闐其深臨南維有時傾離光不常鏡騰英聲與茂實
方流華於舞詠

藝文類聚卷第十三

井研廖登廷校字

唐太子率更令兼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陵 王元貞校

帝王部四 齊高帝 梁武帝 陳武帝 齊高帝 梁元帝 陳文帝 齊明帝 北齊文宣帝 陳宣帝

齊高帝

齊書曰高帝諱道成字紹伯蘭陵人受禪于宋在位四年

哀策文 齊王儉高帝哀策文曰降階執禮泣血纏心感客臺之罷御哀恭館之不臨仰神儀而邈絕視區

物而悽陰俾茲良史敬修舊則敢圖鴻規式揚至德
其辭曰霊源遥裔肇惟商㊣聖功宰㊣夏賢識歸周我
皇踵武超冠前猷英風允迪德音孔修月准敷仁日
精表孝則地均和體天合照外㊣三至内隆七教水
祀將傾乾維晦象章弁長襲鼓磬屬響聲化已淪政
刑遂往國圖靡綱民規載爽康世以德撥亂資武威
以雷霆潤以風雨六術允昭四義克舉自東徂北遐
方即序功被河濟化隆江漢帝暮仰式王維佇幹政
步藩屏來登冀賛綢繆總章因循陽館昔在保衡君
違斯正爰茲博陸亦鑒霊命放晉以忠登明資敬義
煥金石功昭舞詠矗爾荆漢悖亂人經謀連樞禁兵
接神堂禦奸以德禦宄以刑獻捷宗寢飲至王庭政
教雲行徽猷天造山鑑紫璇苑茂朱草玉檢騰暉金
繩薦寶天鏡既穆地維既肅遐邇壹體表裏禔福乃
眷斯民昧旦抒軸興文偃武纘禹舊服所尚惟簡所
保惟賢居尊彌約無善不延膠庠載緝風軌克宣上
洞清儀下達㊣泉聽覽閑日應物餘景怡慮以文接
心以静鴻章晨暎徽言夕永迹疵區服情深箕潁萬
寓斉和百神受職梁甫欣儀示亭望式輔德伊何奄
捐民極嵩岳長傾宸暉斯晏機照惟寂達鑒靡傷慎

終敬始知微知彰立言垂範玉潤金相瞻仰遺式哀
結流霜旋玉軑之墜鏡動雲旗之逶迤振袞旆於八
極響清蹕於咸池顧應掖而稍遠視機衡而長離風
遲遲而懷暮日惛惛其若垂感衣冠於喬岳追弓劒
之在斯悼丁年之薄祐訴窮心於兩儀

〔表〕梁江淹齊高帝讓禪表曰陛下遠視唐虞永捐之
典近摹漢魏高謝之禮既鑒金水昏明之數又協雲
雷興替之微若乃與能之交禪錫之會豈伊盧薄所
可遵擬昔傳巖佐商秩終上公碭谿翼周名極列伯
臣才非半古功愧遺聖獄訟不往謳歌〔啓〕歸河乏馬

圖之寶天無乘龍之錫伏願陛下遺舜禹之心俾臣
守巢由之節則道曜日月澤浸飛沫

齊武帝

齊書曰武帝諱賾字宣遠在位十一年

〔議〕梁沈約齊武帝謚議曰臣聞天德平分而四時之
名或異聖功一揆而皇王之稱不同蓋跡因隨事名
由義立堯臣禹佐咸率茲典伏惟盡寂窮微含神獨
照德茂始嘗之主道冠初耕之君含精靈於五緯駕
貞明於三象初九勿用英氣凌雲貞揭日月仰揚霄
漢龍姿鳳采煥若麗天登庸在試盛績雲舉雖屈景

潢汙降情尺木而拯世濟民浚發懷抱昔成湯百家
仁被比屋文王十里化先寡妻前聖後賢重規沓矩
震雄圖於九江播靈威於夏汭旌旆未麾鯨鯢自殞
弗勞羌鞮之長無待六事之人義等伐謀功高善陣
建有國之符成定鼎之業會朝清明事資於牧野受
命作周非止於西伯視瞻寢門孝德光備守嗇宗祧
元良載遠嗣大寶以君百辟敷景化以致隆平宇在
四夷威行海內囹圄寂寞禮讓交興八柄馭下九官
咸事臨朝凝默尊嚴若神風行日烜無思不暢至仁
與造化爭流靈威與雷霆齊軌上貫蒼昊下洞深泉

春無淒風夏無苦雨時若囹圄愆多稔如積三革不累
五刃不砥庠塾大啓儒雅雲集訓閱得宜蒐狩有序
丹徼青㠯之野跋踵反舌之民浮深駕阻迴首華面
北夷畏力獻琛內款不藉終軍之使無假絕漠之威
嘉祥霧合秘瑞泉涌史不輟文簡無虛日方當垂七
曜之旗駕八龍之乘望禮中嶽肆覲羣后造化不仁
穆卜愆應慕切遺弓哀同遏密晦朔不居殯宮將啓
勤茲大名宜盡徽極

齊明帝

齊書曰明帝諱鸞字景栖在位五年

哀策文　梁沈約齊明帝哀策文曰龍蒭既徹備物已
陳殯宮無夜夕燎終晨虢環轅幄攀摽應路容衛弗
改軒檻如故望東川而不追仰昊天而自訴列聖同
軌謚法樹聲爰詔掌牘式播遺英其辭曰五曜在天
迺作民主赫矣帝高蒸哉嗣武多難固業隱憂啓聖
時惟我皇功符受命爰始濡足坐運機深鵬逝風舉
龍動雲陰之郢南派即豫西臨體茲大德懷此小心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百揆百揆肅肅德浸董荼
仁被比屋何遠何邇無思不服嗣君喪道不式典謨
神器業業事等瞻烏民懷奧主后來蘇皇天眷命

授以籙圖臨朝凝睟眡旦不顯甚酌前王擇其令典
不言斯應不行斯踐路臺靡營離宮弗宴眷言膠塾
元啓上庠軌儀四代祖述三王德暉內動英華外揚
禮行鐏俎義及幽荒仰庶天德降年永久北極齊光
南山獻壽滄溟奄竭嵩岱皆朽沴非昊穹惟余之咎
攀龍詎幾大隧元元厭世崇陛即宮下泉殯階已遽
素幕高寨端闈洞啓辰紼徐前背朱闕以南轉乘翠
龍而東度經原野之荒涼屬西成之云暮伐金鼓以
清道揚悲笳而啓路極厚地而不追終蒼天而永慕
蒼梧晦遠沓徼不泯紀事寂寞龜書可循哲王違世

克播遺塵猗歟萬古暉光日新

謚策文齊謝朓明皇帝謚策文曰仰惟早棄萬邦聖列方遠式遵帝世俾圀鴻猷咸以爲無名以化則言緊莫宣其道有來斯應則影響庶圖其功所以永言配命寄心宗極光昭令德允樹風聲伏惟合信四時齊光日月創保大於登庸通機神於受命因時以惕藉九萬而輕舉天保既定運四海而高臨及開物成務重維國紐風行草偃化往如神左賢右戚内樂外禮輯五材以教民申三驅而在宥用能盛德殷薦美善斯畢皇矣之業既孚蒸哉之道咸備景化方遠厭世在天龜筮告期遠日無改仰則前王俯詢百辟宗

德彌膺允極鴻名

議梁沈約齊明帝謚議曰臣聞君德靡二辟王之名不一聖功無爽堯禹之稱或殊兼以拯世寧亂致平未必同道崇墀增祧嘉號不可相襲伏惟自天誕睿英聖在躬皇矣之符夙著蒸哉之詮早集賓門納揆天平地成自南自北無思不韙在屬負圖導揚末命值嗣主狂凶人倫道盡宗社阽危瞻烏靡託國難立長亂極治刑四海樂推三靈以眷東向而讓天下功高代入流涕而膺寶位如就重負曰昃劬勞躬親庶

事撫辜納隍之念義同於罪已振民厚下之情無廢於終食聰明神武逖聽邇聞萬目備張紘綱靡漏御轡不迷㊀藉聽於襄野大川可濟不待備於舟檝崢嶸之下澤靡不懷寥廓之上明無不燭包以宇宙潤以風雨霜露所交人跡所至百姓仰之而不知其始萬物用之而罔識其終上帝降雅訓貴遊晉萃俊造成爲淪弛將及臨朝引領思隆雅訓貴遊晉萃俊造成羣方將驅世反本既仁且壽告成東嶽高宴汾陽造化不仁厭世云及放勛之慕不追負鄉之思空遠殯宮將撤轜軿難留英聲茂實於是乎在

梁任昉齊明帝謚議曰以爲窮神之跡無繼於成名教思所宗言歸於有稱是以則天爲大義盡於翼善武功受命理貫於斯文伏惟功高五讓道冠三極愛敬始於揚名孝饗終乎嚴配寥廓大度誕君人之符閨庭小節應軌物之訓㊁試允諧納揆時序貽厥之寄義均負圖攘棟惟新壓焉將及於是承制宣德定策公卿登嗣后於西鍾反獨夫於侯服既而主幼時艱仍離屯蹇應當璧之祥注息肩之願立德以長紹開中興擬度天行取則乾健日昃罷朝幽枉必達官曹寂寞圄犴空虛虎門肅肅義大足協律嚴廊有縉紳

宏達堂校梓

之談鄉塾無橫議之士既富而教㊀宏此孝治遂使家無蕩子野有栖畝寘天下於掌握覽八荒於戶牖寵微金穴之家恩絕椒風之館天應民和祥符總臻故能上變雲物下漏深泉若乃青㊁丹陵之國黃銀紫玉之瑞幽符遠萃詢德報功方將馳道日觀清宮鳴澤爲而不恃高揖成功百川所以朝宗參辰於焉取正豈所謂中衢均輿懸衡共執者歟

㊂齊謝朓爲百官勸進齊明帝表曰臣聞時乘在御必待先天之業神化爲皇乃叶應期之運況復湯孫有緒纂堯惟德舊邦伫新復禹歸祉大齊之權輿寶

㊃歷育前古昭假四海克酬三靈而嗣命疾威蕃鄙叛換委棄御寓彝鼎如忽陛下文思體道狥齊作聖剪應龍於巢州戮長蛇於沮水榮光之瑞昭廻近喜之寶潤色天睠爰發人謀咸贊伏願陛下仰荅靈祇

㊄宏宣景命誕受多方奄宅萬國

㊅啓梁沈約賀齊明帝登祚啓曰竊惟皇源浚遠帝寶連暉基深慶厚道貫萬葉而欝林凶德早樹行悖人經逖聽之所未書宗廟之殆如綴百靈聳動九服廻遑結后來之望思庶民之主日月以冀遐邇翹心伏惟陛下大聖在躬君德夙表龍章日綵煥若麗天納

麓賓門道風遐被眷化神行無思不洽獄訟允歸天
人戴仰屈飛龍之聊纏紆汾陽之遠情運堯心以臨
億兆敷舜烈以膺寶命雖中宗之興殷道宣后之隆
漢德異世同符千載一揆刑措之業方遠隆平之基
在焉率土含欣懷生戴賴況臣早蒙覆潤夙荷恩霑
踊躍外畿心不勝慶謹繕民和式流星澤塗歌里林
戴懷鳧藻

梁武帝

梁書曰武帝諱衍字叔達蘭陵人受禪于齊在位四
十九年

議梁元帝高祖武皇帝諡議曰臣聞翼善傳聖曰堯
仁聖盛明曰舜受禪成功曰禹除虐去殘曰湯謚者
行之跡號者功之表雖賤不誄貴卑不誄尊而彰乎
名者盛德之嘉號也被於物者治定之實錄也斯所
以聲明煥乎鍾石昭晰備於絃管者焉伏惟天縱欽
明惟睿作聖功超三五聲踰七十仰之彌高就之彌
遠載潛載躍乃武乃文先是木運告終羣后改屬乾
維罔搆地紐如崩桃祀阼危公卿旰食九牧有淪胥
之悲八表興橫流之歎乃凝威黑水表瑞丹陵雲合
景從表裏禔福受終文祖允恭克讓知黔首不可以

無歸蒼生不可以無王降汾陽之遠志不得已而臨之於是類帝禋宗革命創制禘郊式展殷薦斯潔臨茲大寶化與和氣俱宣扇此王風政與秋霜並肅言懸日月功格區宇不以紫宸爲貴不以黃屋爲尊政謐刑措民殷國阜虹旌式卷堡燧載清晉象相因環楛無曠天衢亭泰王道升平南海候風東溟奉貢膏露凝枝慶雲觸石山開蒼壁地出(元)珪驃騎把鉞則休屠款塞太尉抗旌則名王慶角聲教所漸浹霣虵之都威令所行通燭龍之外開牢建庠布濩於成均正俗移風氛氳於司樂虐納十亂引諒直之規廣闢

四門(宏)招賢之德青衿知擊壤之性黃髮恣鼓腹之歡加以鑽味微言研精至道文終所牧之典史倚所讀之書無輟萬機日且千遍馳郁郁之聲表乾乾之德允所謂皇哉君哉日用而不知者矣方且告成岱嶽鏤升中之玉簡昭事梁甫秘禮首之金繩而文王明夷事侔往冊黃帝橋山痛深前典萬有淪傷三辰掩曜人祇軫慕山海含悲慟切陟方哀深遏密煩寃荼毒貫切心髓風樹不靜陟岵何期思所以欽若九功仰稽七德

(勅)梁沈約武帝踐祚後與諸州郡勅曰欽惟遂古爰

及近代雖禪代異時而成功一揆豈惟靜民寧亂實由符運總集故能啓業垂統光宅區夏齊氏遘茲昏詖斯亡奄及民命蠢蠢倒懸非喻朕大懼四海舟覆二象雲傾億兆與崐岡並燎縉紳與緇崇共日永言悽悼發憤經營推鋒按轂電擊風掃藉上天之靈因熊羆之用德未半古功侔前烈齊民既欽若虞夏高揖萬邦兼以冥符先著樂推攸在幽顯宅心辭不獲命猥以虛寡君臨萬國川壑之懷寤寐盈慮方欲昧旦丕顯日昃忘勞思與賢能康濟世道卿擁旄萬里共治是寄當求民瘼留念獄市威斷以御强猾仁惠以撫貧孤使遠近幽深咸得其所方虛位欽能懸爵茲日想加克勉副其側席

令梁任昉齊宣德皇后臨朝荅梁王令曰承固茲謙揖未膺大典敬復雅言眇然夫至寂難原言象所絕教思有律感通斯在所以異人者神明同人者用舍王誕茲上睿對越天行德冠二儀化周羣動生民以來一人而已但達節宏道每濡跡於中庸神照惟幾不抑心於鑽仰范宣既讓其下取則況聖圖睿範歌思是歸廉約雖宏慶賞遂替誠賢者悅義長難

進之風不肖者矜功沮竭力之効勸沮之間所差已遠王何得不暫紆雅尚允荅天人使朕夜艾以安早朝有預今遣率茲百辟申薦誠欵萬致一塗煩言可略又敦勸梁王令曰夫功不在賞故庸勳之典著於施侔造物則謝德之塗已冥要不得不強爲之名使銓宰有寄王實天生德齊聖廣淵重搆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在昔晦明隱鱗戢翼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劒氣凌雲而屈跡於萬夫之下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文擅彫龍而成輒削藻爰在弱冠首膺亏旌客遊梁朝聲華藉甚隆昌季年勤王始著建武惟新締搆斯在功隆賞薄嘉庸莫疇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夕起惟彼狡童窮凶極虐衣冠泯絶禮樂崩喪既而鞠旅誓衆言謀王室白羽一麾黃馬底定甲既鱗下車亦兎裂致天之届拱揖羣后豐功厚利無得而稱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五老遊河飛星入昴元功茂勳若斯之盛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帝有惡焉轓軒萃止今遣率茲百辟人致其誠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又敦勸梁王令曰朕聞疋夫好仁義在磨

踵君子行道達斯兼濟未有盡器窮神蘊徽章乎天
植高眘中樽覩傾豐而弗極惟王德冠往初功無與
二四時等契兩曜齊明擬度天行取則乾健而運距
艱季道極百王援義而起一戎大定羅山華草罔不
率從用使商庭産蒸周闕樹梓傾宮既散鹿臺靡蓄
盛德大業巍巍若此日者事岐之號爰發帝言殊物
備禮率由寡昧雖復雲竿載路清蹕啓行昭德報功
未臻其極而高揖天休遠存克讓俾予未亡與慙日
昃今遣幸茲百辟人致誠請庶有感膺心霈然降志
戩梁任昉爲百辟勸進梁王戩曰伏承嘉命伫策明

公遂延盛禮勤實謙尊之旨未窮遠大之致何者嗣
君棄常自絕宗社國命民生剪爲仇讐折棟崩榱壓
焉自及卿士懷脯斬之痛黔首懼比屋之誅明公亮
格天之功拯水火之切再踵日月重綴參辰反龜玉
於塗泥濟斯民於坑岸使夫匹婦童兒羞言伊呂鄉
校里塾耻談五霸位卑乎阿衡地狹於曲阜明公宜
祇奉天人允膺大禮無使後子之歌同彼胥怨兼濟
之仁翻爲獨善又戩曰近以朝命蘊崇冒奏丹誠奉
披還令未蒙虛受縉紳顒顒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
府通人之宏致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是以履乘石

而周公不以爲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爲讓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復累跡救宋重眡存楚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明公據鞍輒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淹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祗磬圖効社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弔民匪時靖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搆茲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誰之功歟獨爲君子將使伊周何地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不任悾款棘心重謁伏願特賡典策式副民望

序梁沈約武帝集序曰文思安安欽明所以光宅日月光華南風所以興詠日角之主出自諸生鋭頂之君少明古學漢高宋武雖闕章句歌大風以還沛好清談於暮年夫成天地之太功賡樂推之寶運未或不文武兼資能事斯畢者也我皇誕縱自天生知在御清明內發跡通外典爰始貴遊篤志經術究淹中之雅旨盡曲臺之奥義莫不因流極源披條振藻若

前疑往滯舊學罕通而超然直詣妙拔終古善發談
端精於持論置壘難蹤摧鋒莫擬有同成誦無假含
毫興絶節於高唱振清辭於蘭畹至於春風秋月送
別望歸皇王高宴心期促賞莫不超挺賡興濬發神
衷及登廬(歷)試辭翰繁蔚牋記風動表議雲飛彫蟲
小藝無累大道懷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爲下
奉上刑於辭旨雖密奏忠規遺寮必削而國謨藩政
存者猶多逮乎俯應歸運仰修乾錄載筆握簡各有
司存如綸之旨時或染翰暨於設簨雲圃愷樂在鎬
鹿鳴四牡皇華棠棣之歌伐木採薇出車杖杜之讌

皆詠志摛藻廣命羣臣上與日月爭光下與鍾石比
韻事同觀海義等窺天觀之而不測遊之而不知者
矣竊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君舉必書無論大小況
乎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言若斯而
已哉謹因事立名隨源編次

梁元帝

梁書曰元帝諱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嗣位三年
(表)陳沈炯爲羣臣勸進梁元帝初表曰蠢爾羯胡遂
憑天邑闇闔受白登之辱象魏致堯城之疑臣聞喪
君有君春秋之茂典以德以長先王之通訓少康則

收衆撫職祀夏所以配天平王則居正東遷宗周所
以卜世漢光以能補不道故景㫐重昌中宗以不違
羣議故江東可立天其祚梁必將有主軒轅得姓存
者二人高祖五王代實居長功高九有道濟生民非
奉聖明誰嗣下武日月貞明太陽不可以闕照天地
貞觀乾道不可以久惕寶器存乎至重介石慎於易
差黔首豈可以少選無君宗祐豈可以一日無主又
第二表曰紫宸曠位赤縣無王百靈聳動萬國廻遑
雖醒醉相扶同歸景亳或謳且誦總赴唐郊陛下洗
首謙然讓德不嗣臣聞星廻日薄擊雷鞭電者之謂

天岳立川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包天地之混成洞
陰陽之不測而以財成萬物者其在聖人乎故云天
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黃屋廟堂之下大
非獲已所安明鏡四衢之尊蓋由應物取訓陛下稽
古文思英雄特達比以周旦則文王之子方之放勛
則帝嚳之季千年旦暮可不在斯庭闕潭亡鍾鼎淪
覆嗣膺景業非陛下而誰豈可使赤眉更立盆子隗
囂託置高廟陛下方復從容高讓用執謙尊展其矯
行僞書証罔正朔見機而作斷可識矣不疑何卜無
待著龜日者公卿失馭禍纏霄極獫狁憑凌奸臣互

起師戎伐謨無處不然勸乎誅晉側足皆爾宗社不墜繫在聖明今也何時而申帝啓之避凶危若此方陳太伯之辭國有具臣誰敢奉詔又第三表曰者百司岳牧仰祈宸鑒以錫珪之功既歸有道當壁之禮允屬聖明而優詔謙冲宵然凝貌謳歌載馳是用翹首楚人固執燻丹冗以求君周民樂歸越岐山而事主漢王不即位無以貴功臣光武止蕭王豈謂紹宗廟陛下英威茂畧雄圖武筭指撝則丹浦不戰顧昉則阪泉自蕩地維絶而重組天甘傾而更植縱陛下拂衣而遊廣成登弁山而去東土羣臣安得仰訴

萬物何所歸仁況郊祀配天曩簠禮曠齋宮清廟菀竹不陳豈可久稽衆議有曠彝典

陳徐陵勸進梁元帝表曰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維賢終纂高皇之祚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枝分南頓莫不因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陛下握符執鉞將在御天玉勝珠衡先章元后神祇所命非惟太室之祥圖書斯歸何止堯門之瑞星躔東井時破蜎潼雷震南陽初平尋邑宗王啓霸非勞武德之侯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正應揚龍旂以饗帝御鳳扆以承天歷數在躬疇與爲讓豈可

逡巡固讓方求石戶之農高謝君臨徒引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唯見聖人之不仁

北齊文宣帝

北齊書文宣帝曰諱洋字子進受禪于後魏在位五年

哀策文　北齊邢子才文宣帝哀策文曰皇路啓扉輶軒弛殯八校案部六卿且引且攀輟而雨泣仰穹蒼而撫心悲風發而地駭愁雲興而景沈哲王垂範有訓有則式奉話言光敷令德其辭曰四象更運九天伐名通三以王得一爲貞是應元德實啓蒼精風后之陣師尚之兵三奇六合七變五成授柯推轂稟律龔行野無完陳邑少堅城經營四海劬勞百姓芝蓋夕臨羽旄晨映地不掩瑞天不愛寶既丹其雀又朱其草莫黑已素莫赤自皓百獸斯蹈五雲載擾甘露漙漙青龍矯矯武功已暢文教未窮方偃烽候銷戟藏弓齊光日月比祚嵩華而氛祲日下星闇虛中奄捐朝市長棄華戎道宣末命義闡餘風六綵已散九旗方卷見容衛之虛歸知平生之日遠同乘雲而永逝異騎龍之更反清笳奏兮野風急金鼓震兮日光晚千官悲而雨泣萬國哀而露泫萬事同盡百慮俱

收劒曷永去衣冠自遊音儀已謝神教空留知英聲
與至德當無絶芳千秋

議北齊邢子才文宣帝謚議曰伏惟聖德光遠神猷
宏大初自登庸民譽所集把尺持刀成務斯在百揆
載清四門唯穆及天眷既屬人謀所歸鳥獸遷情士
女革面敬順天人拱揖羣后處無上之尊居域中之
大禮盛樂修時和歲稔海内有截天下泰然猶憂勞
億兆經營四國同虞舜之巡省若軒轅之靡寧威武
紛紜神功四暢怨西以東化南自北臨瀚海以浴兵
登天山而紲馬左縈右拂疑歌成章方朝百神於太

華受萬國於稽嶺升中增封高拱垂衣而天喪黎庶
奄捐四海考妣之慕實被含生稱天作誄抑唯恒數
故以名追實盡物未臻其美屈道從制一日可以成
名

陳武帝

陳書曰武帝諱霸先字興國吳興長城人受禪於梁
在位三年

哀策文陳沈炯武帝哀策文曰望三靈而標目踏九
地而崩心哭仍几之將撤慟祖塋之虛斟黃屋浸而
白日掩紫極涿而浮雲陰其辭曰悠悠嫣水嚊嚊姚

墟惟帝之系在唐作虞正卿之後握此靈符雕雲布
族祥星結樞負茲大鏡末拾遺珠爰初發跡斬蛇鞠
旅大定番禺載戡海渚承釁而運席卷中流王室如
燬乃合諸侯負鐵誓衆釋位同謀俱登涿鹿實斷蚩
尤道濟一匡功歸四履爰總百官訓于天子儻來有
運事非獲已翠龜負字赤雀銜書謳歌適夏禮樂遷
虞負扆正位升壇受圖二儀協序五緯同符門歌麟
趾室詠騶虞奉常定日太卜蠲時升中備物方告雍
熙天甘玉露地秀金芝休禎未荅靈貺徒欺吏求穆
十詔絶良醫義躍失御天街褫蹕夏采升榮宮車晏
出洞閨移凶充庭罷吉閑宵宵之窮燈去昭昭之遊
日歸大暮之不暘降幽宮而長畢巫咸筮告容成戒
期文衛如在葆鐸相悲去畢陌而東顧望橋山而路
進臣攀龍而尚在鬼過沛而何之侍低昂之靈轙奉
寂寂之空帷銅雀沒於脩松平陵隱於深柏鼓鼓之
哀音燎燼火於通夕薤露落而暮日寒㊀霜凝而龍
草白銘功德於旗常被徽音於鍾石迴天儀於清廟
祔祖考而來格播茂實與英聲贊氛氳於宗祐

㊁陳沈炯爲百官勸進陳武帝表曰臣聞春榮秋落四
時所以迭代金行水流五德所以互序昔陶唐告終

有虞氏作漢魏禪讓晉宋以之登庸天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賞能利天下者受天下之利陛下造化之功日用之德寮寀去之物誰仰訴頃五星夜聚八風通吹豐露呈甘卿雲舒族白狼遠至素雉朝飛天意顯然靈貺可覩

陳文帝

陳書曰文帝諱蒨字子華嗣位七年

哀策文　陳徐陵文帝哀策文曰容車曉駕幄殿晨張旌帷具列綍翮成行擗屋輅於丹陛攀龍帷於紫庭趨過窮於屏闈拜慟感於明靈東京飛其瑞露北陸

實其祥星乃詔靈臺之史稽採咸池之曲叶大雅於鳴金同藏書於羣玉其辭曰若水傳帝薰風御民重光所集世載于陳赫矣高祖悠哉上旻蟬聯寶胄暉煥郊禋我皇誕聖膺此家慶道王衢尊神疑懸鏡洛書天表河紀靈命納揆馳芳賓門流詠稽陰克伐震野勤王毫道增撫幽風會昌言瞻少昊實伏高陽駕彼軫轙清宮未央歡覃兆庶德洎遐荒穆齊高寢上膳長樂肅肅承顏哀哀薦酌悼園恭儉章陵謙約大寶崇名無聞改作篡武升㬎遺愛寔繁三湘九沉彌氣雲昏力折天柱才傾地門甘泉夜照細柳朝屯谷

魅山鬼橫流塞源赫赫英謇赳赳雄斷遍行天討無
遺神算欝掃江淮長驅巴漢九夷百越雷隨風瀁北
俘昆耶西戡伊軒荷負皇極劬勞庶機勤民聽政霊
食宵衣服貴綈阜風移闉闍唐山罷奏濮水韜徽訪
採狂狷搜斁仄微世感中孚民維大畜外戶無閉高
垣奚築降情儒雅凝懷庠塾御廡爲歡臨雍彌肅禮
兼三代樂備九成天資武德地照文明墨履斯在幪
巾自清連珠合璧曜爽流精獸舞時豫禽歌頌平帝
載維遠王霊維大候雨占風荒中海外憬彼覲譯咸
承冠帶是曰君臨斯爲交泰白環已書元珪克慎東
河伾楫北狄思征鉞斧將戒璁珩未鳴星淫去楚日
昃悲荆億兆何疊寧旻遽傾大禹胼胝重華腐臍俯
惟勞務同斯違懌發夢無徵照祈奚益聽茂陵之鍾
鼓抱喬陽之劒鳥詎髮鬙於宸儀終纏綿於號擗三
占以吉四海同奔列賔天宇崩號帝閽千門啓於閭
闔萬乘警於霊轀槐風悲於輦道松雨思於郊原鑾
旂動而虛蹕宿衛靜而空尊畢陌平夷流山蟠固紀
無遷市唐有通樹經白社之脩塗廻青門之廣路思
沛邑以東臨懷周京以西顧機神不測性道難稱充
窮靡寄孺慕奚憑惟封云之與禪肅玉牒之與金繩

揚英聲而永久共日月而俱升

陳宣帝

陳書曰宣帝諱頊字紹世在位十四年

哀策文　陳江總陳宣帝哀策文曰望屋綏而攀摽拜龍蔵而慟絕變五統而淒涼廻三辰而慘切感川岳而地維傾號穹蒼而天柱折千秋茂德萬世鴻名爰詔掌禮式序英聲其辭曰嫣水楹宿姚墟大虹詎歌承感揖讓受終重規帝緒踵武王風名山紀迹清廟傳功我后丕承思宏祖業莅政恭已臨朝凝默煥爛九功蔵贄士德憲章昭著威靈允塞爰茲發迹天步艱難連華膝衛比舆應韓羽儀戚石軒冕朝端祈鷹當璧綵顯大横延喜授玉告善飛旌神器有奉性道無名詩頌唐年樂舞姬日仁聲汪濊武義洋溢理訟總街凝情衢室巡望如禮幽祇咸秩疆垂叛援關徼虔劉治兵丹浦獲醜青丘屠釣且拔管庫方搜如龍鴈鼓獻雉焚表天必呈祥地寘愛寶神禽奇獸嘉穀靈草屈軼抽階飛黄伏皂綺雲舒慶珠星照老廣敷丘素宏啓膠庠書林吐馥文囿含鏘南治侯衛北暢退荒殷羅自解周圖無傷金英掩色玉床弗豫天駟摧鑣王良失御鑄鼎奚益綴衣何處漫漫幽夜冥冥

上仙長違拜日天意祈年㊀神十兆晏駕迴天銅鱗
感泣銀海埋田出德陽之廣殿動繁笳之哀囀渡洛
水之浮橋望偃師之近縣背紫陌而未遠隱黃山而
不見鐸路挽而依依馬嘶風而戀戀平原欲晦落照
將垂鳳蓋飄而水暗鸞蹕聳而山危曳蚩旗之紆卷
間翠野之參差鳥哀哀而驚曙松瑟瑟而吟枝異故
宿之絲竹非舊宅之墳篔撮掃秋葉而無盡薦春櫻而
願知北邙已謝西陵何有遠宿蒼梧便垂仁壽聲合
韶濩道宣戶牖共瀛海而恒流並高華而莫朽

藝文類聚卷第十四

井研廖登廷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十五

唐太子率更令㊀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陵　王元貞校

后妃部后妃

后妃

白虎通曰天子之配謂之后后者何也明海內之小
君也

禮記曰古者天子立后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
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道故天
下內和而家理婦順不修陰事不得謫見於天月爲

之食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
又曰舜葬蒼梧蓋三妃未之從也舜納三妃生九子
商均益比生二女宵明燭光舜不
告而娶不立正妃故維納三妃焉
周官曰仲春詔后師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
服上春詔王后師六宮之人生種而獻之於王
毛詩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
正夫婦也又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
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
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又曰卷耳后妃
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
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
勤者也又曰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
之心焉樛木下曲曰樛木枝下垂故葛藟得而蔓之喻
后妃能下逮衆妾使得其序衆妾上附事之
也又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螽斯不妒忌則子
孫衆多也凡物有陰陽慾者無不妒忌唯
螽斯各得天氣而生子　又曰兎罝
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又曰芣苢后妃之美也天下和平則婦人樂有子
矣
尚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嬪嫁
也
尚書大傳曰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至于房中
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于君雞鳴太師奏鞮鳴于

陛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闢也

史記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內助焉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敘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妻之際人道之大倫也

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正適稱皇后妾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之號至武帝制婕妤娙娥容華充容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又曰黃帝妃方雷氏生元囂爲青陽妃累祖生昌意妃形魚氏生夷鼓妃嫫母生蒼林

應劭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其實蔓延盈升以椒塗室取溫煖祛惡氣也猶天子朱泥殿上曰丹墀

漢舊儀曰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皇后玉璽文與帝同皇后春桑皆衣青手採桑以繅三盆蠶示羣妃妾從春桑生而皇后親桑於苑中蠶室養蠶于箔以上羣臣妾從桑還獻蠶於館又曰皇帝賜后黃金萬斤又曰皇后食三十縣曰湯沐邑

五經要義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環以進退之生子月

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
左手陽也以當就男故著左手右手陰也御而復故
世本曰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邰氏
之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生契
次妃陳鄩氏慶都生帝堯次妃娥訾氏生帝摯
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婦人文母也
列女傳曰黃帝妃嫘母於四妃之班居下貌甚醜而
最賢心每自退又曰啓母塗山之女者夏禹之妃塗
山女也曰女嬌禹取四日而去治水啓既生呱呱而
泣禹三過其門不入子之塗山獨明教訓啓化其德
卒致令名禹爲天子啓嗣而立能繼禹之道又曰湯
妃有莘之女也德高而名訓正後宮嬪御有序伊尹
爲之媵臣佐湯致王又曰太姜者太王之妃有台氏
之女也賢而有色生太伯仲雍季歷化導三子皆成
賢德太王有事必諮謀焉詩曰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此之謂也又曰太任者王季之妃摯任之女也端一
誠莊唯德之行及其有娠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
聲口不出傲言溲于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
太任教以一而知其卒爲周宗君子謂太任爲能胎

教又曰太姒者文王之妃莘姒之女也號曰文母亦
思媚太姜大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文王治外文母
治內生十子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常以正道押
持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
帝王世紀曰武王妃太公之女曰邑姜修教于內生
太子誦
瑣語曰周宣王夜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
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宣王
曰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起以見君王
之樂色而忘德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王曰寡
人不德寔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寢姜后而勤於
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
續漢書曰明德皇后馬氏伏波將軍馬援之女也后
年七歲幹治家事勑制僮御出入計校一以貫之年
十三以選入太子宮接待同列而承至尊先人後已
發於至誠由是見寵是時後宮未有任育者常言繼
嗣當以時立薦達左右惟恐不及身衣大帛御者禿
帛不緣諸王親家朝請望見后裙極麤疎以爲綺就
視乃笑后曰此繒染色好故用之耳老人知者無不
歎息性不喜出入遊觀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

宮以故希從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略記大義后志在
克已輔上不以私家于朝庭兄爲虎賁中郎將兩弟
黃門郎訖永平世不遷

詩晉成王綏詩曰天地不獨立造化由陰陽乾坤垂
覆載日月耀重光治國先家道立教起閨房二妃濟
有虞三母隆周王塗山興大禹有莘佐成湯齊晉霸
諸侯皆賴姬與姜關雎思賢妃此言安可忘又曰殷
湯令妃有莘之女仁教內修度義以處清謐後宮九
嬪有序尹爲媵臣遂作元輔

頌又賢明頌曰於鑠姜后光配周宣非義不動非禮
不言晏起早朝永巷告愆王用勤政萬國以虔

晉劉柔妻王氏姜嫄頌曰英英美嫄寔德之純肇承
靈瑞武敏是遵誕育岐嶷毗賛皇綸播殖之訓萬葉
攸循又啓母塗山頌曰塗山靜居㊀朗悟幾大禹至
公過門不歸明此道訓孩㊁是綏仁哲以成永繄天
暉

魏韋誕皇后親蠶頌曰于時明庶扇物鳥郁昏正躬
耕帝藉邁德班令嘉柔桑之肇敷思郊廟之至敬命
皇后以親蠶俾躬桑于外垌考時日於巫咸認大卜
以獻禎御坤德之大輅翳翠葆以揚旌爾乃皇英參

乘塗山奉璽總姜任於後陳載樊衛於貳車千乘隱
其雷動萬騎粲以星敷啓前路於三官命蚩尤而清
衢遊青虬於左角步素螭於右隅登崇壇而正位覿
休氣於朝陽步雕輦而下降手柔條於公桑嬪妾肅
以莅事職蠶植而承筐供副褘之六服昭孝敬於蒸
嘗盛華禮於中宇神化馳於八方乃延羣妾宴賜于
前降至貴以逮下布愷悌之渥恩禮儀備序巾車廻
轅班中黃之禁財散東帛之箋箋神澤霈以雨施洪
惠播於無原同碩慶於生民發三靈之永歡苞繁祜
於萬國卷福釐以言旋美休祚於億載豈百世之曾

元

晉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峩峩華山峻極太清巨
靈導流河瀆是經惟瀆之神惟岳之靈鍾于揚族載
育盛明我后穆穆應期挺生含聰體喆岐嶷夙成如
蘭之茂如玉之瑩越在幼冲休有令名飛聲八極翕
習紫庭超任邈姒比德皇英京室是嘉備禮致聘令
月吉辰百僚奉迎登位太微明德日盛羣黎欣載囝
夏同慶翼翼聖皇睿哲孔純愍茲狂戾聞惠播仁蠲
釁滌穢與時維新需然洪赦恩詔遐震后之踐祚囹
圄虛陳萬國齊歡六合同欣坤神抃舞天人載悅興

瑞降祥表精日月和氣烟烟煴三光朗烈既獲嘉時尋
播甘雲㊀雲掩靄霊液霏霏既儲既積待陽而晞長
享豐年福祿永綏

贊魏曹植姜嫄簡狄贊曰嚳有四妃子皆爲王帝摯
早崩堯承天綱㊀鳥大跡殷周美祥稷契既生功顯
虞唐又禹妻贊曰禹娶塗山土功是急聞啓之生過
門不入女嬌達義明勳是執成長聖嗣天祿以襲

晉傅㊀班婕妤畫贊曰斌斌婕妤履正修文進辭同
輦以禮匡君納侍顯德讜對解紛退身避害志邈浮
雲又明德馬皇后贊曰明德馬皇后執貞履素光崇六
行動遵禮度作后作母帝諮厥謀國賴內訓家應顯
祚

晉左九嬪虞舜二妃贊曰妙矣二妃體靈應符奉嬪
于嬀光有此虞沅湘示教靈德永敷又周宣王姜后
贊曰昭昭宣王克復前制釐釐姜后乃激乃厲執心
至公以恢明世又納楊后贊曰清和協極二儀降靈
啓茲楊族仁哲誕生徽音內發有馥其聲㊀符表運
作合聖明文定厥祥考卜惟貞良辰納幣三光明清
元公執摯嘉禮告成卿士庶僚爛其充庭赫赫華宗
奕世載榮謙光其尊在滿戒盈受茲介福垂祚

晉庾闡二妃像贊曰二妃㊀達含靈體妙協德坤元配虞齊耀明兩既麗重光作照有邈其微神風遐劭箴後漢皇甫規女師箴曰觀象制教肇經乾坤家有王義室有嚴君各有定位陰陽是分昔在軒轅陶化正刑刑于壺闈以臨百官煌煌后妃女紈是閑穆穆夫人爰採潔蘩師禮莫違而神罔時怨闕雎首化萬國承流實有淑女允作好逑唐媛興嬀文武盛周德音不回㊀宏濟大繇咨爾庶姬奎路斯邁戰戰競競厲省轚帶漸進不形變起無外行難著而易喪事易失而難退動若順流應如發機奉上惟敬撫下唯慈怨豈在明恵生不思

後漢傅幹皇后箴曰煌煌四星著天垂曜赫赫后妃是則是效舜納二女對揚茂教正位于內頑嚚輟恭辛亂妲已共則情悅牝雞晨殷祀用絕孝成寵柔縱弛紀綱王擅朝權趙專椒房巨猾是緣竊弄神器故禍不出所憎常出所愛是以在晉明后日新其化匪唯訓外亦訓于內

晉張華女史箴曰茫茫造化兩儀始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羲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而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一嬪娩淑慎

正位居室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詔耳忌和音
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㊀熊攀檻馬媛趨進夫豈無
畏知死不恤班女有辭割歡同輦夫豈無懷防微慮
遠人咸知飾其容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
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同衾以疑權不可以
瀆寵不可以專專寵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
固然

晉裴頠女史箴曰肅肅女史司彼內則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絜蘭
不厭馨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綠
衣雖多無貴於色邪徑雖利無尚於直春華雖美期
於秋實氷璧雖澤期於見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
知正服莫知行端服美動目行美動神天道祐順當
與告人

㊀漢楊雄皇后誄曰沙麓之靈太陰之精天生聖姿
豫有祥禎作合於漢配元生成孝順皇姑聖敬齊莊
內則純備後烈不光肇初配元天命是將志在黎元
是勞是勤寅賓出日東秩賜谷鳴鳩拂羽勝降桑木
蘧蒢于壓館躬執筐曲帥道羣妾咸修蠶族分繭理絲
女工是勑遐邇蒙祉中外禔福自京逮海靡不仰德
去此昭昭就彼冥冥忽兮不見超兮西征既作下宮

不復故庭

後漢崔瑗寶貴人誄曰若夫貴人天地之所留神造化之所慇懃華光曜乎日月才志出乎浮雲然猶退讓未嘗專寵樂慶雲之普覆悼時雨之不廣憂國念主不敢怠遑嗚呼哀哉惟以永傷重曰積善之家福慶長修身以壽道之常聖人之言義不虛修身獲報効莫疏令問不忘身猶存貴人雖沒遺德尊著于金石垂後昆

魏曹植卞太后誄曰率土噴薄三光改度陵頹谷踊五行互錯皇室蕭條羽檄四布百姓歔欷嬰兒號慕若喪考妣天下縞素聖者知命殉道寶名義之攸在亦棄厥生敢揚后德表之旌旌光垂罔極以慰我情乃作誄曰我皇之生坤靈是輔作合于魏亦光聖武篤生帝文紹虞之緒龍飛紫宸奄有九土祥惟聖善岐嶷秀出德配姜嫄不忝先哲(元)覽萬機兼才備藝汎納容衆含垢藏疾仰奉諸姑降接儔列陰處陽潛外明內察及踐大位毋養萬國溫溫其仁不替明德悼彼邊垠未遑宴息恒勞庶事兢兢翼翼親桑蠶館爲天下式樊姬霸楚書載其庸武王有亂孔歎其功我后齊聖克暢丹聰不出房闥心照萬邦年踰耳順

乾乾匪倦珠王不玩躬御縗練日昃忘饑臨樂勿譆
去奢即儉曠世作顯慎終如始蹈和履貞恭事神祇
昭奉百靈蹋天踏地祇畏神明敬微慎獨執禮幽寞
虔肅宗廟蠲薦三牲降福無疆祝云其誠宜享斯祐
蒙祉自天何圖凶咎不勉斯年嘗禱盡禮有篤無痊
豈命有終神食其言遺孤在疚承諱東藩擗踴奔奠
灑淚中原追號皇妣棄我何遷昔垂顧復今何不然
空宮寥廓棟宇無煙巡省階塗髣髴軒仰瞻帷幄
俯察几筵物不毀故而人不存痛莫酷斯彼蒼者天
遂臻魏都遊魂舊邑大隧開塗靈將斯戢歎息霧興

揮淚雨集徘徊輀柩號咷弗及神光既幽仁立泣以
晉張華章懷皇后誄曰自天陶靈必有徵祥誕在初
載亦曜神光顯應天祿聿嬪聖皇受氣自然覽聽清
和內含茂質外發英華身處宸極敬恭惟夙窈窕淑
媚柔順婉穆宣慈內政流化太微六宮雍雍清我壺
闈經綸庶屬積思萬機既臻緝熙㊀元澤流衍將翼我
后登封降禪氛祲告妖沉結彌留奄忽升遐棄世高
遊聖上哀懷感切悼心率土縞素遏密八音耶耶遊
靈將焉所之容光幽邁豈有反期杳杳新宮下絕三
泉茫茫陵域合體中原委棄暉章即安太清

晉左九嬪元皇后楊氏誄曰昔有莘適殷姜姒歸周
宣德中閨徽音永流樊衛二姬匡齊翼楚馬鄧兩妃
亦毗漢王峨峨元后光嬪晉宇伉儷聖皇比縱往古
遭命不永背陽即陰奄六宮號咷四海動心嗟余鄙妾
銜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沉何用存思不忘德音
何用紀述記誄翰林乃作誄曰惟嶽降神顯茲禎祥
篤生英媛休有烈光和暢春日操厲秋霜率由四教
容德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揚皇英佐舜塗山翼禹
明明我后與世同矩云胡不造下茲禍殃寢疾彌留
寤寐不康祈禱無應嘗藥無良有始有終天地之經

自非三宮誰能不零存播令德殁圖丹青溫溫元后
寔宣慈焉撫育羣生恩惠滋焉懸名日月垂萬春焉
宋謝莊孝武帝宣貴妃誄曰律谷罷煊龍鄉輟曉照
車去魏聯城辭趙皇帝痛掖殿之既閉悼泉塗之已
空巡步擔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淑風國軫喪淑之
傷家疑賓妣之怨敢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鍾萬其
辭曰元仁烟熅瑾臺降芬高唐泄雨巫山薿雲誕發
蘭儀光啓玉度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敏德素里棲景
震軒處麗絺綌出懋蘋蘩修詩賁道稱圖昭言冀訓
姚幄賛軨堯門展如之華寔邦之媛敬勤顯揚肅恭

崇憲奉榮惟約承茲以遜逮下延和臨朝違怨祚霣
集祉慶藹迎祥皇胤瑣式帝女金相聯附齊顓接夢
均芳以蕃以牧燭代暉梁視朔書氣觀臺告祲璁衡
藏容霍翟毀衽掩采瑤光收華紫禁移氣朔方變羅
紈白霜凝方歲將闌庭樹驚方中雕響金缸曖方玉
座寒仰昊天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經建春而右轉
循閶闔而徑度旌委鬱於飛飛龍逶遲於步步鍚楚
挽於槐風唱邊簫於松霧涉姑射而環廻望樂池而
顧慕晨韁解鳳曉蓋俄今山庭寢白隧露抽陰重扃
閉方燈以黯中泉寂方此夜深鑰神躬於壤末散霣

魄於天浸

〔哀策文〕晉潘岳景獻皇后哀策文曰於穆先后儷皇
協運世宗之胤德博化先用儉禮峻任姒隆周后亦
母晉終溫且惠其儀淑慎既慎其儀克明禮教撫冀
齊蕃訓成〔宏〕操其慈有威不舒不暴乃家乃邦是則
是效嗟余艱屯仍遭不造靡恃惟姚景命弗保心之
云痛痛貫穹昊襲龜筮之良辰啓幽房之潛燧整武
駕之隆牡結龍軨之綸駟望旂常而崩摧披轀輬以
增欷口嗚咽以失聲目橫迸以灑淚邈雨絕於宮闈
長無覿於髣髴

晉張華元皇后哀策文曰天地配享化成兩儀王假有道義在伉儷姜嫄仰觀古籍覩亦同規今胡不然景命夙虧我膺㫐運臨統萬方正位于內寔在嬪嬙天作之合駿發其祥河嶽降靈啓祚華陽棄世豐衍朱紱斯皇來翬家邦憲度是常緝熙陰教德聲顯揚如何不吊背世隕喪瑤齊無住長去蒸嘗迫懷永悼率土摧傷陵兆既宅將遷幽都霄陳夙駕元妃其徂宮門遏密階庭永虛設祖屬紼告駕啓途法服翬褕寄象容車金輅晻藹帷裳不舒千乘動軫六驎踟躕銘旌樹表翣柳雲敷祁祁同軌岌岌

蒸徒孰云不懷哀感萬夫寧㫐神虞旃安體㫐元廬

宋顏延之元皇后哀策文曰龍輴纚綍容翟結駟皇塗昭曠神路幽嚴皇帝親臨祖饋躬載飾遺儀於組旒綸徂音乎珩佩悲黼翼之後御煸暈褕之重晦降翬客位徹奠殯階乃命史臣累德述懷其辭曰倫昭儷景有總有愚圓精初鑠方祇始凝昭哉世族祥發慶膺秘儀景曹圓光玉繩昌暉在陰柔明將進率禮踣和稱詩納順爰自待年金聲夙振亦既有行素章增絢家服是加言觀維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德蕙問川流芳猷允塞方江泳漢再謹南國伊昔不造

鴻化中微用集寶命仰陟天機釋位公宮登曜紫闥
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孝違寧(寧)親敬行宗祀進思才淑
傍宗圖史降音在詠動容成紀坤則順成皇軒潤飭
下節震騰上清眺側有來斯雍無思不極象物方臻
視祲告沴太和既融攸華委世蘭殿長陰椒塗弛衛
戒涼在律杪秋即宴霜夜流唱曉月升魄八神警引
五輅遷跡嘒嘒儲嗣哀哀列辟灑零玉墀雨泗丹液
撫存悼亾感今懷昔南背國門北首山園遙酸紫蓋
耿泣素軒滅采清都夷體壽原邑野淪謁戎夏悲歎
來方可述往駕弗援

齊謝朓敬皇后哀策文曰暈帝舒阜(元)堂啓扉俎徹
三獻遑卷六衣懷蜃衛而延首想鷺輅而撫心痛椒
塗之先廓哀長信之莫臨身隔兩起時無三辰旋詔
左言光敷聖善其辭曰帝唐遠胄御龍遙緒在秦作
劉在漢開楚肇惟淑聖克柔克令清漢表靈曾沙膺
慶爰定厥祥徽音允穆光華沼沚榮曜中谷敬始絺
給教先種桂睿問川流神襟蘭郁先德韜光君道方
披輔佐求賢在謁無陂顧史(宏)式陳詩展義厚下曰
仁藏往伊智十亂斯俟四教罔式思媚諸姑貽我嬪
則化自公宮遠被南國軒曜懷光素舒仁德閔予不

祐慈訓早違方年冲貌懷袖靡依家臻寶業身嗣昌暉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帝遷明命民神胥悅乾景外臨陰儀內缺空悲故劒徒嗟金穴馮相告寢宸駕長往貽厥遠圖未命是獎懷豐沛之綱繆背神京之(宏)敞陋蒼梧之不從遵鮒隅以同壤陳象設於園寢映輿鑾於松楸望承明而不入度清洛而南遊繼池綍於通軌接龍帷於遠舟廻塘寂其已慕東川澹而不流藉閟宮之遠烈聞續女之遐慶始協德於嬪繁終配祇而表命慕方纏於賜衣悲日隆於無鏡思寒泉之罔極託形管於遺詠

梁任昉王貴嬪哀策文曰游衣戒節輶車命服永去檄華長辭嘉福罔緘遺組筵委塵鞠將命啓期寢惟嘉數珮空響其何節姆下當其誰傅殯宮既毀祖饋斯撤爰命史臣宣美來裔坤載既厚內德云助軒豆有(宏)姬十斯豫誕容邦淑選自良家爰登六列象服委虵青絢丹繐辰衣素紗肅雍婦職僉曰俞俞往贊景望舒方娠明兩心前軌慶軒中增朗與括不愆腦靦無爽式陪璽觀有事蠻宮降輿訪道基我王風宣禮撤豆緝樂房中居貴能降在盈思冲仁者必壽彼蒼者穹如何不淑萬化齊終薦車告途殯宮既辦黼翣

璀以陸離帷帳紛芒舒卷出桂宮而北行經未央以
西轉池沸顧而徐前服馬嘶而不踐霜霏微而初被
野空籠而始彫促虞泉於蘿露撫悲翁於短簫毋以
子貴義㊀宏前哲申褒齊創以從疑華麻縓之輕殺達
副君之夭至賦白華之無缺庶清廟之微微非壽原
之未翳

謚策文　宋謝莊殷貴妃謚策文曰維年月日皇帝曰
咨故淑儀殷氏惟爾合徽挺懋爰光素里友琴流荇
實華紫掖奉軒景以柔明發迹處椒風以婉孌外名
幽閑之範日蒨層闈繁祉之慶方隆蕃世而當春掩

藻中波滅源朕用震悼傷于厥心松區已剪泉冥將
遂宜旌德第行式衍聲芳魂而有靈尚茲寵渥嗚呼
哀哉

詔　梁沈約梁武帝立內職詔曰刑于垂訓周文所以
表德壺闈失序漢氏所以喪邦並被諸方策式昭戒
勸魏晉以來雖云簡薄而內職名號參差不同在宋
太始位置繁縟遂設九品且擬外朝填委敬掖徵費
無已自此相仍踵以成舊昭陽九華千門萬戶朕受
命自天始基七百思所以立房自邇貽厥方來前代
職品所宜因革外可詳議務令該允

陳徐陵陳文帝登祚尊皇太后詔曰朕以虛薄才非
宏濟寫守蕃維常懼盈滿豈圖蒼昊不吊國步艱難
皇嗣元良藐在崤渭二臣奉迎川塗靡從六傳還朝
淹留未日今國圖無主家業事隆上奉父母之嚴規
下逼羣公之庭諍遂以庸質升纂帝基對揚大化彌
增號懼今宜式遵舊則奉上皇后尊號爲皇太后御
慈訓宮一依前典若中流靜晏皇嗣歸來輒當解紱
於箕山之陽歸老于瑯琊之國復子明辟還承寶圖
若問與夷無媿園寢
章梁江淹爲建平皇后正位章曰伏承以嘉月
惠時膺曜宸正暈珩昭品禮組在飾休徧固夏譽殷
靈睞伏惟岳曜靜德式懷謙順升降圖傳左右詩史
夙鏡茂資早摛芳訓衍教紫庭麗軼華屋聲激綺組
風偃家邦
梁沈約爲六宮拜章曰蓬闈菲質嘉淑無羣越自幽
衡登軀宸漢奉日月之華侍巾屨之末何以厠鴛鴦
之盛庭奉屬車之清塵
陳江總爲陳六宮謝章曰恭膺禮命愧集丹縷之顏
拜奉曲私愁縈羣羽之色曾宮夜火伯媛匪驚楚謝
奔濤貞姜何懼豈期日月騰影風雲爲潤遲復位崇

九御聲高六列象服增華丹輧耀采何以弼佐王風
充采陰化競惶並集追想流荇之詩荷據相并遂失
鳴環之節

表魏傅嘏請立貴嬪爲皇后表曰有虞始德觀化嬀
汭夏后創業啓作塗山咸以椒哲垂之曲頌伏惟貴
嬪誕秀令族稟貞高胄應昭明之量兼聖善之行金
璽未授而玉瑞先顯表贊天休昭隆后祚貞徃先典
告踰徃訓而猶潛光未即皇統進違二儀烟煴之德
退闕懸象兼曜之儀羣僚百辟所以竦佇陛下欽若
天秩祗贊帝祉夙崇盛禮俾君　禹國則六合承風天

下幸甚

魏陳王曹植上卞太后誄表曰大行皇太后資坤元
之性體載物之仁齊美姜嫄等德任姒佐政內朝惠
加四海草木荷恩含氣受潤庶鍾元吉永膺萬祚何
圖一旦早棄明朝背絕臣庶悲痛靡告臣聞銘以述
德誄尚及哀疋以骨越諒闇之禮作誄一篇知不足
讚揚明明貴以展臣豪義之思憂荒情散不足觀采

晉左九嬪上元皇后誄表曰伏惟聖善宣慈仁洽六
宮合宏光大德潤四海妾聞之前志卑不誄尊少不
誄長楊雄臣也而誄漢后班固子也而誄其父皆以

述揚景仁顯之竹帛豈所謂三代不同禮隨時而作者乎

後魏温子昇魏帝納皇后羣臣上禮文曰臣聞軒轅乃至西陵以之作合夏后至聖塗山於是來嬪伏惟陛下龍飛纘歷大明理運長秋既建陰教有王景命無窮雲基長世普天之下莫不欣躍

陳江總爲陳六宮謝表曰鶴篇晨啓雀釵曉映恭承盛典肅荷徽章抃動雲桂香飄霧縠嫓纏艷粉無情拂鏡愁縈巧黛怠意臨牕妾聞漢水贈珠人間絶世洛川拾翠仙處無雙或有風流行雨窈窕初日聲高一笑價起兩環乃可桂殿迎春蘭房侍寵借班姬之扇未掩驚羞假蔡琰之文寧披悚戴

論宋范曄皇后紀論曰周禮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領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褒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宣述陰化修成内則泰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而婦制莫釐高祖帷箔不修孝文衽席無辨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

庭三千增級十四及光武中興斲彫爲朴六宮稱號
唯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
明帝事遵先后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内無
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孝章以下
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濫矣自古雖主幼時艱王
家多釁委成冢宰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芊
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
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絶權歸女主外立者
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帝委事父兄貪孩童
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愈利深禍速身

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囹圄之下陻滅連
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爲期終乃陵夷大運
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
行狀梁江淹宋建平王太妃周氏行狀曰竊聞侯
服之譽非黃冠所敷玉食之門寧皂衣所述諒畏廣
虛美於君后彼空名於鼎貴然昔有漢臣誄行晉史
書德者亦云實而已焉太妃誕異離之正和因雲露
之中氣凝米髽歲貢章笄年若乃形管女圖之學纂
組綺綸之工升降虔謙之儀柔靜嘉順之節莫不中
道若性不嚴而成故譽滿帷闥聲播軒殿

藝文類聚卷第十五

井研廖登廷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十六

唐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陵　王元貞校

儲宮部　儲宮　公主　太子妃附

儲宮

周易曰黃離元吉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尚書曰惟四月太子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上乃告司馬司徒司空又曰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舟王跪取出俟以燎羣公咸曰休哉

尚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日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皇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

禮記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入學以齒又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

視寒煖之節又曰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宰掌具又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其一知父子之禮其二知君臣之義其三知長幼之節故學之父子焉君臣焉長幼焉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左傳曰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

白虎通曰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就於外者尊師重先王之道也故曲禮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

賈誼書曰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公不與

曰鮑魚不登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
春秋外傳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龍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晉聞古之長民者不隳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竭澤靈王不從又曰師曠見太子晉曰吾聞太子之語高於太山願聞一言太子曰吾聞太師之來喜而又懼汝知人年長短吉凶也師曠曰君色赤君聲清火色不壽太子曰然却後三年吾上賓于帝汝慎無言殃將及汝太子時年十五後三年而卒
史記曰厲王出奔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乃

圍之召公以其子以代太子太子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爲宣王也又曰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諫爭未得堅決張良爲畫計曰顧上不能致者商山四人今能無愛金玉使太子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則一助也於是四人至侍太子入讌年皆八十餘眉髮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各以名對帝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常避逃我今何從吾兒遊四人去上目送之指示戚夫人曰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可動矣

漢書曰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內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爲武帝又曰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許皇后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爲太子壯大柔仁好儒又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即位帝爲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悅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

東觀漢記曰建武時天下墾田不實詔下州郡檢其事帝見陳留牘上有書曰潁川(宏)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服抵言長安街得之帝怒時明帝年十二在幄後曰吏受郡勑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准帝令詰問乃首服如顯宗言

魏略曰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高元呂者

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不可言因問壽幾何元呂曰其壽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後無幾而立爲太子

魏志曰明帝文帝太子生而夐之常令在左右數歲而有攸疑之姿武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讌會同與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意法理

吳志曰孫登權長子也立爲太子選置師傅詮簡秀士以爲賓友諸葛恪爲左輔張休爲右弼顧譚爲輔正陳表爲翼正爲四友於東宮號爲多士登鎮武昌或時獵當由徑道常避遠良田不踐苗稼至所憩止又擇空閑之地不欲煩民

王隱晉書曰初武帝未爲世子文帝問裴秀人有相否秀曰中撫軍立髮至地手過于膝人望既茂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又曰愍懷太子名遹少聰惠帝愛之六七歲時帝夜望火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闇中上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當親近火光令人照見

世說曰晉明帝數歲在元帝處坐時有人從長安來帝謂曰爾言長安遠日遠明帝曰只聞人從長安來不聞從日邊來日固宜遠帝大嗟賞明日羣僚並集

帝更問乃荅云日近帝失色乃謂曰何以昨語異荅曰出門見日不見長安衆莫不嗟歎

詩梁劉孝威重光詩曰重光儲后宣制義也赫赫光明明二聖帝作儲述禮和樂正中衢置樽高堂懸鏡其酌不窮其明逾盛德音孔昭民胥攸詠明明二聖赫赫重光風神灑落容止汪洋瞻彼談扇載抑載揚何斯天辯如珪如璋顏閔函席游夏升堂以卿以士惟公惟王思媚儲后顧哉樂康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詵詵纓冕儲王道之以禮齊之以仁理則探聖言則窮神訓于四國罩于萬民又奉和簡文帝太子詩曰太子天下本元良萬國貞周朝推上嗣漢世慸重明前星涵瑞采洊雷揚遠聲三善傳樂正百行紀司成九流通已辯七經咸所精博聞强子政高才凌長卿禮尊逾屈已德盛益卑情仙氣貽鍾相儒道推桓榮延賢博望苑視膳長安城園綺隨金輅浮㠯侍玉笙智囊前殿笏端士後垂纓九仙良所重國海更東傾班輸同舉乘甲觀齊蓬瀛

賦魏王蘭贊述太子賦曰超古人之遐迹崇先聖之宏基躰八素之秘奧遵二儀於大猷正往昔之常弊定當世之舊儀禀休和之上性應五百之運期著典

憲之高論作敘懽之麗詩越文章之常撿揚不學之
妙辭蹈布衣之所難聞善道而廣之道無深而不測
術無細而不敷論古賢以歎息覩懿德以歡娛歷精
思於訓籍忽日移而忘飢雖明略而無上猶博納以
自扶寘故老以勸俗諷六經以崇儒嘉通人之達節
笑俗士之守株匿天威之嚴厲揚愷悌之和舒惟凡
百之訊德感恩惠之有餘信清風之休著非臣下之
敢虛乃作頌曰明明太子既叡且聰博聞强記聖思
無雙倚之左右如虎如龍八俊在側旁無諫凶富不
忘施尊而益恭研精書籍留思異同建計立議廓然

發蒙天下延頸歌頌德音聞之於古見之於今深不
可測高不可尋創法萬載乘此休風

箴晉溫嶠侍臣箴曰勿謂其微覆簣成高勿謂其細
巨由纖毫故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話言如絲而萬
里來享無以處極而利在永貞是以太子之在東宮
均士抗禮以畢厥情入學齋齒稱先生不以賢自
臧不以貴爲榮思有虞之蒸蒸尊周文之翼翼晨昏
靡違夙興晏息師傅是瞻正人在側屏彼佞諛納此
亮直故傳敬德義臣思盡忠或稽古訓導惟道之不
融或造膝詭辭懼咎之蘊崇惴惴兢兢思二雅之遺

風鑒乎九三天祿永終近臣司規敢告常從

周王褒皇太子箴曰臣聞教化爰始詠歌不足政俗既移風雅斯變伏惟皇明御宇功均造物改文爲質斲雕成素皇太子游雷居震明兩作離春夏干戈秋冬羽籥叔譽慙五稱之對師曠降四馬之恩竊以太史官箴虞書所誡永樹芳烈丞相所以垂文深覩安危太傅以之陳訓敢自斯義獻箴云爾天生蒸民司牧斯樹咸熙庶績式昭王度惠民垂綖元良繼體麗止離暉惟機天啓令望聞詩聞禮從曰撫軍守曰監國秋坊通夢春宮養德相榮獻書旁攸觀則元

子爲士齒卿命秩朝服寢門廻車作室正陽君位喬枝父道臣子所崇忠孝爲寶勿謂居尊禍福無門勿謂親賢王道無偏無爲慮始無爲事先損之又損而全之亦全無往不復無平不陂美疹甘言鮮不爲累則哲惟難知人未易居室爲善分陰無棄以保其存危安其位神聽不惑天妖斯忌文昌着於前星秬鬯由於守器庶僚司箴敢告闇寺

隋戴達皇太子箴曰無謂父子無間江充掘蠱無謂兄弟無携倡優起舞

謀晉陸機愍懷太子誄曰明明皇子成命既駿保乂

皇家載生淑徽茂德克廣仁姿朗儁當克無疆光紹
有晉如何不弔暴離咎艱曾是遘愍罪降自天肇傾
運祚遂喪華年嗚呼哀哉沉雲既祛日月增暉靈寵
可贈寃魂難追舊物東反靈柩西歸傷我惠后寂焉
翳滅銜哀駿奔凶服就列追慕徽塵奠言斷絶敢誄
遺風庶存芳烈其辭曰巍巍皇基奕奕紫微有命既
集天祿永綏篤生太子篡德承茂平紹大烈時惟洪
胄奇顖發越清藻在秀誕自幼蒙逮事武皇展矣太
子播此瓊芳允矣聖祖無言不臧婉孌乘輿名裕德
昌龍集庚戌日月改度赫赫明明我皇登祚厥登伊

何皇統是荷華紱重采翠蓋垂葩鸞旗阿那玉衡吐
和聿來在宮體亮而誠肅雍皇極思媚紫庭亦既涉
學遵師盛道何年之妙而察之早讜言必復垂義則
考惟天有命太子膺之惟皇有慶太子承之當究遐
年登茲胡耆緝熙有晉克攜帝宇如何晨牝穢我朝
聽仰索皇家惟塵明聖惴惴太子終溫且敬銜辭即
罪掩淚柢命顯加放流潛棲鴆毒痛矣太子乃離斯
酷謂天蓋高訴哀靡告鞠躬引分顧景摧剝嗚呼哀
哉凡民之喪有戚有姻太子之殁傷無昵親踽踽嚴
宮絶命禁闈幽柩偏寄孤魂曷歸嗚呼太子生寃殁

悲匹夫有怨尚或殞霜矧乃太子萬邦攸望普天扼
腕率土懷傷精感六沴咎徵紫房爰茲元輔啓我令
圖王赫斯怒天誅靡遺攙搶叱掃元凶服辜仁詔引
咎哀策東徂光復寵祚紹建藐孤於時暉服粲焉畢
陳庭旅舊物堂有故臣執云太子不見其人嗚呼哀
哉既濟洛川靈旆左迴三軍慺裂都邑如隕慨矣罔
嘆念我愍懷

哀策齊王融皇太子哀策文曰繡幕啓塗銅池從殯
葆鐸既行枚綍且引皇帝痛粲盛之闕奉哀七廟之
有亾憫含嗟乎崇正顧掩欷於承光式陋元良永懷

人寶俾茲史策載餘風道其辭曰居辰北極在日重
離誕惟妙善克自生知資神為契合聖如規地維歉
位月紀褰期哀纏晦朔燧改歲時糧粥不溢薑桂無
滋俛終心禮昌我帝基思皇下武纘戎上德將叶人
神永貽家國用稽詞典實宏儲則庸器改物徽號崇
名往辭綠蓋來馭朱纓旂旐旖旎鳳鸞聲明守器宣
華訪安永福上湏驂軒初晨戒服慶色伊滿寅儀載
肅至誠莫感遐福空辭氛程月志祲動年司素旆犯
列青雲失滋中楹軫夢當戶陳詩楚藥毀方秦鑒反
轍高議虛演奇文徒說遠賓上靈長違昭世痛結宸

慈哀震華棣鳴呼哀哉軒帷高寂庭帳深陰鶴關書
掩皃燈夜沉仍襲未改容饌如臨睠徽儀而可慕摽
嗣子之純心鳴呼哀哉韋弁告期麻衣請口辯域展
圖惕寔獻吉文物充階具僚在位摠葭挽之哀凄視
風烟之騷瑟鳴呼哀哉飾麾輅而南指轉旌羽而北
徂車結軫於雕轂馬緩節於金蘇寄霊心於萬象增
戀戀於國都鳴呼哀哉光徙靡而欲沉山荒涼而遂
晩城闕緬而何期平原忽而超遠情有望而弗追顧
如疑於將反鳴呼哀哉
梁王筠昭明太子哀策文曰屋輅義裘龍驂駟步羽
翿前駐雲旗北儀皇帝哀繼明之寢曜痛嗣德之徂
芳御武帳而悽慟臨甲觀而增傷式稽令典載揚鴻
烈詔撰德於旌旂求傳徽於舞綴其辭曰式載明兩
實惟少陽儀天比峻儷景騰光睿哲膺期旦暮斯在
識洞機深量包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寛綽居心
温恭成性修襟孝友率由嚴敬咸有種德惠和齊聖
括囊沇略包舉藝文徧該緗素辯極㊀墳騰褰充積
儒墨區分瞻河闡訓望麾揚芬雲物告徵侵診褰象
星霣恒曜山頹朽壤威儀上賓德音長往具僚無蔭
諮丞安仰嗚呼哀哉首夏司開麥秋紀節容衛徒警

菁華萎絕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饋饛餱孤燈翳翳
嗚呼哀哉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埏夙啓元宮獻成
武校齊列文物增明昔遊漳水實從無聲今歸郊郭
徒御相驚嗚呼哀哉背絳闕以遠徂轜青門而徐轉
顧馳道而詎前望國都而不踐凌修坂之威夷遡平
原之悠緬騏蹀足以酸嘶挽悽鉾而流泫嗚呼哀哉
混哀音於蕭籟變愁容於天日維夏木之森陰反寒
林之蕭瑟既將反而復疑如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
無心遽永潛於客質嗚呼哀哉

詔梁武帝立皇太子詔曰非至公無以王天下非博
愛無以臨四海所以堯禪舜讓惟德是與文王舍伯
邑考而立武王格于上下光被四表今儲宗牢落天
步艱難淸風猶鬱黎民未乂自非克明克哲允文允
武皇誰能荷神器之重嗣龍圖之尊晉安王綱德行內
敏威惠外宣羣后歸美率土宅心可立綱爲皇太子
庶百年勝殘方流餘慶畢世後仁永固洪業
梁沈約立太子詔曰朕屬當期運係迹前王思所以
長世流祚垂之萬葉百辟咸以元良之寄有國莫先
自昔哲后降及近代莫不立儲樹嫡守器承祧乃眷
挹羣議遠惟七百建茲蒙稚仰副宗祊承華肇開崇

基克永無疆之慶非獨在余思霑渥澤被之遐邇可
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王侯以下量錫幣帛
後魏溫子昇魏莊帝生皇太子赦詔曰有國三善事
屬元良本枝百世義鍾繼體朕應天纂命握圖受籙
景祚唯新十年以永今月吉辰皇子誕育彩雲映日
神光照殿方開博望將起龍樓遠近同歡人神共悅
便可大赦天下
教魏文帝荅卞蘭教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須者
美盛德之形容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
此豈吾實哉昔吾[已]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

須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
頭
表吳張儼請立太子師傅表曰昔賈誼爲漢文帝陳
周成王爲太子以周公爲傅召公爲太保呂望爲太
師又立三少皆上大夫使與太子居處左右前後皆
正人也明禮義以道之習之故能光熙文武興隆周室
伏惟陛下命世應期順乾作主皇太子以天然之姿
爲國上嗣朝廷以四海未定國家多事師傅之官闕
而未備臣愚以爲高祖初基天下造創引張良叔孫
通出爲師保入與朝政宜博采周漢依舊儀用將相

名宮輔弼太子於是以龍贊洪業增暉日月實爲光大也

魏卞蘭贊述太子表曰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思篇章覽照幽微才不世出稟聰叡之絶性體明達之殊風慈孝發於自然仁恕洽於無外是以武夫懷恩文士歸德竊見所作典論及諸賦頌逸句爛然沉思泉涌華藻雲浮聽之忘味正使聖人復存猶稱善不暇所不能間也昔舜以蓁蕪顯其德周旦不驕成其名豈因南面之尊以發假稱鼎足之盛以取譽哉夫至尊至貴能令人畏不能令人譽故桀不能變龍逢之

心紂不能易三仁之意懷近服遠非德無施今太子博納多容海渟岳峙學無常師唯德所親觀士察人毫毛無失望色則知其情覽始則達其終遏僞辯於未言絶讒巧於未形其所以包羅殊類鑑觀成敗德生於性明出自然太子所行晏然休著皆群下所常吟咏誠不復須臣贊揚懿美褒稱盛行然後令夜光之璧顯於金匱隋侯之珠彰於韞櫝者也今相鍾繇大理王朗海内英儒國家柱臣博物多識通洽君子年耆德茂所更多矣若游海者難與論水覩前世者不可爲言然咸歸太子巍巍之

美敘述清風言之有承聽者欣欣忘日之夕流景耀於無窮布芳陰於四遠譬若麟龍發足羣獸追蹤鳳舉翼衆鳥隨風小臣區區嘉樂無已竊怡綿綿之屬忘思慮之言謹觸冒上賦一篇以攄狂狷之思

宋謝莊慶皇太子元服上至尊表曰伏惟皇太子殿下明兩承乾元良作貳抗法迂身英華自遠樂以修中禮以治外三善克懋德成教尊今日昭辰顯加元服對靈祇之望儔上庠之歡率天罄世莫不載躍又

皇太子元服上皇太后表曰雕景承宸福光陪極旒問東華飛英上序樂正歌風司成頌德清明神鏡溫

文在躬練日簡辰顯備元服懋三王之教煽少陽之重

梁簡文帝謝爲皇太子表曰伏見詔書以臣爲皇太子有命自天實驚物聽鴻名盛典爰萃庸薄勢舉千鈞方茲未重高搏九萬比此非遥臣本凡蔽實無取特以旒慶雲霄憑暉璿極鳴玉內侍指麾外蕃猶懼不任尚疑廢職況復監撫守從道著前經恭敬溫文義彰昔記震維禮絶離景事尊養德北宮贊業東序魏平非擬漢莊靡繼絶臣牧拙樊漢始獲言歸遂以下才屬當上嗣事異定陶之舉有類膠東之冊將何

以著三善之德延四皓之遊屈叔譽之辭繹卞蘭之頌又拜皇太子臨軒竟謝表曰臣聞圖緯麗天游雷居震必資令德寔建賢明臣本空薄器業無取已慙好儒之志且乏豐下之姿叨逢慈奠事出希世方將問安寢門視膳天幄察陳奏之章示嚴警之書出龍樓而祇召息車馳道侍鑾輿而巡幸說經孔庭足踐閶闔風雲之勢斯近飛陵倒景神仙之舉超然何以先副元良和茲守器逢師曠之褒值史丹之述又上昭明太子集別傳等表曰若夫正少陽之位王承桃之則口實爲美唯稱隆調自茲廢後罕或聞焉昭明太子亶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溫恭在躬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觴東序長備元良之德非假二疎寧勞四皓虎賁忘其經學智囊懷其調護豈止博望延賓壽春能賦問疑秉據書戒憑陵而已哉玉折何追星頹靡續地尊號嗣外陽之術無徵位比周儲緤山之駕不反臣以不肖妄作明離出入銅龍瞻仰故實思所以揄揚盛軌宣記德音謹撰昭明太子別傳文集請備之延閣藏諸廣內未彰茂實式表洪徽

梁任昉爲皇太子求一日一入朝表曰臣聞內竪告

安姬昌怡色鳴雞戒旦周發冠履戚以涼燠之候晨昏異宜膳羞之和鼎餗殊節一辰三朝稱情猶簡終日承顏在理斯愜且長壽之對撫循無已馳道未窮顧懷不輟豈直下動天至固亦上結慈衷自頃半旬乃朝遂爲通制事踰信次義垂晨省一日萬機不敢三塵御省每旦改宿特乞一至寢門

梁沈約爲皇太子謝初表曰臣實蒙稚温文以闕不閑三善之訓未習四學之議唯問安内竪因心自發而視膳寢門未任再至乃降皇慈夙膺盛典二體宸極守器宗祧顧循幼志如臨冰壑

梁蕭子範求撰昭明太子集表曰臣聞姬旦云亾播禮樂於百代宣尼既歿傳雅頌於千祀夏啓之風載傳樂野周晉之迹止在洛濱入侍四公西京見美長壽一察東漢流名魏擊之悟箧衣事關戰國孫登之愛田苗義屬偏霸各稱小善雕蟲子桓雖詩賦可嘉矩範頗闕貽譏良史取諭前載備而爲論發奥允歸自少陽潛位震方滅采神儀長往銅龍毀搆音顏緬邈冊壑遷移若乃緣情體物繁絃綷錦縱橫艷思籠蓋辭林積練累素盈車滿笈金石有銷斯文方遠既異陳王之躬撰又非當陽之自集臣蚳冀輕身

未從塵露而班輸嚴駕永輟騑驂戀主懷茲伏深涕

慕冒乞銓次遺藻勒成卷軸

梁陸倕爲豫章王慶太子出宮表曰臣聞周固本枝寔資明兩漢啓磐石必係元良所以闡㊀祚鼎光宗守器伏惟皇太子道契生知照均天縱不藉審諭之功無待溫文之輔而冬書秋記夙表睿資春誦夏絃幼彰神度雖復直門守令長壽察微魏賛多容漢稱寬博不足以連輝茂則足景令圖甲觀惟新桂宮告始朱班徙次翠蓋移陰華裔式瞻人祇踊舞

周王褒爲百僚請立皇太子表曰臣聞洊雷居震春方應守器之禮明兩作離少陽纂重暉之業是以三善昭德載祀之祚克隆一人元良國之基永固至於軒轅得姓高陽才子上嗣伾賢前星虛位眷國公臣贊親居元子屬當儲貳具僚仰則列辟式瞻臣等參議請立爲皇太子事隆監撫教資審諭問安寢門視膳天幄

周庾信慶傳位於皇太子表曰昔者降居若水登庸有優劣之殊來朝櫟陽繼體有君臣之異不得與夫天之兩日一日之再中並曜聯輝重明之雙照同年而語矣欲令百工相和先聞揖讓之風天下無爲早

識吾君之子皇帝藐然姑射正當乘雲馭龍問道崆峒豈復先秋木落

太子妃

漢書曰漢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爲太子時太后爲太子取以爲妃又曰武帝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初武帝得立爲太子公主有力焉故欲以女納太子又曰武成許皇后平恩侯嘉女也元帝選配太子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帝稱太子欣悅元帝喜謂左右曰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漢武故事曰初武帝爲太子時長公主欲以女配帝

時帝尚小長公主指女問帝曰得阿嬌好不帝曰若得阿嬌以金屋貯之主大喜乃以配帝是曰陳皇后阿嬌后字也

王隱晉書曰武帝欲爲太子取妃久而不決上欲娶衛瓘女楊后欲娶賈充女上曰衛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壻正而長白賈家種婑而少子醜而短黑楊后既納寶物固欲娶賈氏因乃納之又曰愍懷太子妃王衍女也劉曜等入洛盡將諸后妃去妃獨拔刀向賊曰我司徒公女皇太子妃死則已終不爲賊婦賊害之

晉孝武起居注曰上臨軒設縣而不樂遣兼司空謝琰納太子妃王氏賜文武布絹百官詣上東門上禮甲辰儀曰皇太子妃公主夫人逢持節使者高車使者住車相揖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妃給織成裘帶白玉佩四望車羽葆前後部鼓吹各一部又曰太子納妃有七緑杯文綺被長命杯文綺袴

裒策宋謝莊皇太子妃哀策文曰楹凝桂酒庭肅龍轓風吹國路雲起郊門皇帝傷總縗之掩緑悼副褘之滅華行光既晏長河又斜顧而言曰旋瑤有毀都

烈無潭前翦素裁簡授之史臣其辭曰霍岫虧天灊流凝漢祥發桐珪慶昭金箓軨昌帝出飛芳戚開秘儀施谷升音集灌月碧幾望姊祓維良釋幃春宮承飾少陽五葉衍藻四訓抽光葳蕤蕙振婉孌瓊相清徽就遠浸沴方搏臨華罷翠當鞮收蘭復殿生響長廡結寒節移虛饋氣變容衣中庭草凌階上螢飛傷榮里第痛溢朝闈霜侵燭昧風窓帷凄驚箭夕轉龍驂夜嘶筵既訣芍冀既撤背青闕芍去神閨旌掩轡而還泛蓋逶遲而顧低素紼飲維華軿解駁山燧恒陰松阿不曙離天渥芍就銷沉委白日芍即冥暮菊有

秀芳衡有芬德方遠芳聲彌樹

齊王儉皇太子妃哀策文曰肇惟初識芳猷夙就翩翩禮園徘徊樂囿視秋齊明方春等茂伊宋之季天衢荐阻咨我儲貳締綰江潯徽女事齊樊姬替楚美著嬪嗣徽音踵武數盈則反否極斯昌肅膺靈命經緯三光往儀衡館來式椒堂訓組咸事象服有章八演仰則六幽望景悠悠草昧如何不永方中委曜先秋落頴世有遺塵庭無餘影嗚呼哀哉遵三兆之嘉日迨九筮之靈期澄金波而映銮旆命飛廉而拂瓊轜楊清笳於漢表動嘶挽於雲基

公主

公羊傳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

史記曰李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

悉嫁諸公子由告歸咸陽斯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

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

漢書曰周勃下廷尉吏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廼

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孝文女也勃子勝

尚之故獄吏教引爲證又曰宣平侯張敖尚惠帝姊

魯元公主有女惠帝既立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

女配帝又曰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

帝即位數年無子過乎陽主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還坐甚忻賜平陽主金千斤子夫上車主抱其背曰行矣強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也又曰烏孫以馬千疋聘漢女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爲備官屬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歲時再過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歌天子聞而憐之

范曄後漢書曰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蕃王諸王皆封鄉亭侯公主儀服同鄉亭侯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公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宋宏被引見帝令公主坐屏風後因謂宏曰嗟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宏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又曰董宣爲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

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煞良民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筆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王宣不從帝強使頌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王曰文叔爲白衣時藏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大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又曰竇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子勳尚東海王彊女比陽公主又子固亦尚世祖女沮陽公主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又曰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矣

魏本傳曰何晏婦金鄉公主即晏聞母嫁公主賢明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爲惡日甚將不保身母笑曰汝德無婦耶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晏婦藏其子王宮中而使者博顏乞所活之使者具以曰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爲沛王故特原不煞

晉中興書曰臨海公主惠帝第四女羊皇后所生初封淸河公主夫出適侃永嘉亂賣長城民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主自告吳興太守問禮以聞於是

殺温及女適譙國曹統
臧榮緒晉書曰賈后二女宣華女彭封宣華㊀宏農郡
公主女彭年八歲聰明歧嶷便能書學諷誦詩論病
困要后欲議封女以長公主彭語后曰我尚小未及
成人禮不用公主及薨謚哀獻皇女以長公主禮葬并送
列仙傳曰朱仲會稽販珠人也高后時獻三寸珠魯
元公主私以七百金從仲求珠仲獻珠四寸事具寶部
碑魏温子昇常山公主碑曰啓泰徽之層搆闢閶閶
之重扉據天下以爲家苞率土而光宅然則昆山西
時爰有夜光漢水東流是生明月公主亹亹宸極資

和天地芬芳有性温潤成質自然秘遠若上元之隔
絳河直置清高類姮娥之依桂樹令淑之至比光明
於宵燭幽閒之盛匹穠華於桃李託體宮闈而執心
撝順婉然左辟率禮如賓舉華燭以宵征動鳴佩而
晨去致肅雍於車乘成好合於琴瑟立行潔於清冰
抗志高於黄鵠停輪表信闔門示禮終能成其子姓
貽厥孫謀而鍾漏相催日夜不息川有急流風無靜
樹奄辭身世從容妃於伊洛遽捐館舍追帝子於瀟
湘銘曰龍轡莫援日車遂往奄離形神忽歸㊁壞祖
歌薤露出奏巫山永窆中野終掩窮泉蕭瑟神道荒

涼墓田松櫝徒刻琬(玻)空傳

墓誌宋謝莊豫章長公主墓志銘曰亭中樞之昭體
星軒之華肅恭在國掖庭欽其風恪勤衡館庶族仰
其德神業雲篠爰自帝堯文信啓魯肇京于楚宵燭
載照娥英是從婉娩綸綋優柔肅雍衡蕙有寶金碧
齊王融永嘉長公主墓志銘曰作儀阿媛取儷漢妃
相金漏質穠李慙暉肅穆婦容靜恭女德顧史求箴
披圖問則慶善郁夷與仁冥默宵燧亾明曉挽已聲
松門嚴闕泉帳寒清悠哉白日贊彼佳城

齊謝朓臨海公主墓志銘曰長發有祥瑶臺乃搆(元)
鳥歸飛北音斯奏聿來徐土禎符爰授帝体靈柯穠
華以秀飾館東魯言歸景族有教公宮無繁車服既
肅簪珥亦崇湯沐率禮衡門降情雲屋彼月斯望在
釣維縉瞻須配景望燭齊神霾華崑岫滅采上春慈
纏雲陛悲動外姻贊彼崇苞晻然城輦輶翟按轡龍
旒徐轉又新安長公主墓志銘曰氛氳長發時惟睿
文誕茲明淑玉振蘭芬譽宣女師德侔高行肅穆嬪
風優游閫正撫事成箴臨圖作鏡如何冥默方春委
盛

徽宮音義之六

誄　魏陳王曹植平原懿公主誄曰俯振地紀仰錯天文悲風激興霜飈雪零凋蘭夭蕙良幹以泯於惟懿王瑛瑤其質協策應期含英秀出收疑之姿窅朗（窅朗責生在十旬察人識物儀同聖表聲協音律驤眉識往俛瞳知來求顏必笑和音則該阿保接手侍御乞衡常在磵抱不停第牀專愛一宮取玩聖皇何圖奄忽罹天之殃魂神遷移精爽翱翔號之不應聽之莫聆帝用吁嗟嗚呼失聲嗚呼哀哉憐爾早歿不逮陰光改封大郡惟帝舊疆建土開家邑移蕃王緄珮惟鮮朱紱斯煌國號既崇袞爾孤獨配爾名子華宗貴族

爵以列侯銀艾優渥成禮于宮靈輀交轂生雖異室歿同山岳爰搆㊀宮玉石交連朱房皓壁牖曜電鮮飾終備衛法生象存長埏繕修神閨掩扉二柩並降雙魂孰依人誰不歿憐爾尚微阿保激摧聖上傷悲城闕之詩以日喻歲況我愛子神光長滅扃關一閟曷其復晰

晉潘岳南陽長公主誄曰昔唐女嬪嫣書叙釐降之美周姬適齊詩詠肅雍之歌漢之新野以節義垂號千載伊晉之獻王以聰明睿智考終定謚茲可謂好儀純備邁跡古烈者已惜乎不永背世湮沉爰託素

旂式章徽音王之誕育既慕洪胄德之休明亦固天
授思心婉孌淑質純茂毋儀不忒內則靡疚擎自弱
笄有馥其芬言告言歸作合于荀在貴思降處邕能
勤上虔諸姑下接支嬪內諧閨閾外和族姻終溫且
惠淑慎其身積善餘慶啓茲名胤厲以惠肅誨以柔
順主實體化不言而信二子遵式匪嚴而峻於穆獻
后㚔代肥盛重作大司黎牧火正國之仁姑家之慈
母天道輔賢宜享遐壽如何短命曾不華首寢疾弗
興繁榮摧朽嗚呼哀哉容車戒路祖奠在庭騑驂踌
躇服馬悲鳴皇輿親臨望旗失聲列辟咸起灑淚霑

纓嗚呼哀哉既次墓門降柩升轜靈衣從風素幕生
塵明燎守夜竦紼俟晨敷敷遺嗣煢煢孤臣號無廢
音涕不輟巾又皇女誄曰厥初在鞠玉質華繁㚔髮
鬒曜蛾眉連娟清顱橫流明眸鮮迎時夙智望歲
能言亦既免懷提携紫庭聰惠機警授色應聲聖善
其進好曰之經辭合容止閑于幼齡猗猗春蘭柔條
含芳落英彫美從風飄颺妙妙弱媛窈窕淑良孰是
人斯而罹斯殃靈殯既祖次此暴廬披覽遺物徘徊
舊居手澤未改領膩如初孤魂遐逝存亾永殊嗚呼
哀哉

晉左九嬪萬年公主誄曰昔滿衣早智周晉夙成咸以岐疑名存典經猗歟公主在幼剋哲方德比齒有邈先烈何德之盛而年或闕何華之繁而實不結雨墜風逝形影長滅赫赫京室河洛所經陰精發曜降茲淑靈篤生公主誕膺休禎秀生紫微日暉月明既睇艷姿徽音孔昭盼蒨其媚婉孌其嬌寵玩軒陛如瓊如瑤雖則弱齒雙德兼苞五福所集聞之先民積善鍾慶祐德輔仁宜終淑美光暉日新云何降戾景命不振聖聖榮曜英蕤始芳何幸于天猥遇降霜煢煢惟鬼飄飄遐翔於戲何辜痛茲不福生而何晚殁

而何速酷矣皇靈諺哉司祿嗚呼哀哉日月載馳白露凝結自主薨徂奄離時節吉凶垂邈存亡異制將遷幽都潛神永翳嗚呼公主魂豈是綏岌岌靈輀駿騑騑挽僮齊唱悲音激擢士女歔欷高風增哀一日不見採蕭作歌況我公主形滅體訛精靈遷逝幽此中阿言思言念涕淚洏沱嗚呼哀哉

表宋江敦當尚世祖女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轜散跪處憂遑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荊釵布裙足得成禮自晉氏以來配

尚王姬者雖累經美曹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
温歛迹王偃無仲都之質而裸雪於北階何瑀鬬龍
工之姿而見投於深井謝莊殆自同於矇瞍陂仲幾
不免於強鋤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行來出
入人理之常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
窺門之期廢筵抽席絶接對之理非惟交友離異仍
乃兄弟疎闊姆妳爭媚相勸以急尼媼競說相諂以
嚴莊間又有應荅問訊止巫師毋乃至殘餘飲食詰
辨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顯須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
出不入則嫌於欲疎求出則疑於有別意召必以三

更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
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被卷一生之内與此
乖矣又聲影表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而醜老蒙
來左右整刷以凝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小容致斥如
臣門介代荷殊榮足定家聲便預提拂青宮美官或
由才升一切婚戚戚恩侵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
款非唯上陳一已規全身願寔乃廣申諸門愛惠之
初若恩詔難降扱請不申便當刑膚翦髮投山竄海

藝文類聚卷十六

井研廖登廷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十七

唐太子率更令兼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人部一　頭　髮　目　耳　口　舌　臍　臗　膽

頭

說文曰首頭也

釋名曰頭獨也體高而獨也首始也

黃帝素問曰頭者精明之主也

易說卦曰乾爲首

毛詩曰蟏首蛾眉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民銳頭君乘水而王其民大頭

春秋元命苞曰頭者神所居上圓象天

晏子曰湯長頭而髯髮

史記曰藺相如爲趙使秦持璧却立倚柱謂秦王曰趙王齋戒五日使臣奉璧今大王見臣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

漢書曰陳遵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

帝系譜曰神農牛首結繩而治伏羲人頭蛇身

嚴尤三將敘曰趙孝成王曰誰能當武安君平原君曰滹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銳斷敢行也目黑白分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强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足以當之

東觀漢記曰彭寵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勑彭書曰西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重望蜀每一發兵頭髮爲白

魏志曰辰韓國兒生以石押其頭欲其扁今辰韓人皆扁頭

搜神記曰南方有落民吳時將軍朱桓一婢每夜卧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牕申出以耳爲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傍人惟之夜照視唯有身無頭其體微冷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再三墮地而其體氣急疾若將死者乃去被頭復起附得安復瞑如常人

神仙傳曰曹公捕左慈數日得之便斷頭以白曹公公大喜曰果慈頭定視是一束茅爾

洞林曰郭璞爲左尉周都卜云君且墮馬傷頭尉後乘馬行黃昏坂下犢車觸石馬驚頭打石上流血殆

死

秦記曰苻堅祖洪見堅狀貌欲令頭堅腹軟字之曰堅頭

幽明録曰河東賈弼之義熙中爲琅琊府參軍夜夢有一人面查𩑋（防老反）甚多髮大鼻瞷目請之曰愛君之貌欲易頭可乎乃於夢中許易明朝起自不覺而人悉驚走藏云鄰漢何處來弼取鏡自看方知惟異曰還家家人悉驚入内婦女走藏云鄰得男子弼坐自陳說後能半面笑兩足手口各捉一筆俱書辭意皆美此爲異也餘並如先

文晉張敏頭責子羽文曰太原溫長仁潁川荀景伯
范陽張茂先上郡劉文生南陽鄒潤甫河南鄭列余
友有秦生者雖有妙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時昵好張
荀之徒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
爲之慨然又惟諸賢身已既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
聲又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爲頭責
之文以戲之并嘲六子頭責子羽曰吾託爲子頭萬
有餘日矣大堤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爲子蒔髮膚
置鼻耳安眉鬚捶牙齒眸子摛光雙權隆起每至出
入人間遨遊市里行者僻易坐者竦聳如此者故我

形之足偉也子冠冕弗戴金銀弗佩旨味弗嘗食粟
茹菜子遇我如讎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
何其鄙哉子欲爲仁賢耶當如皐陶后稷巫咸伊陟
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爲名高耶則當如許由子
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載流芳子欲爲遊說耶則
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爲福含辭從容子欲
爲恬淡耶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
俗志凌雲日子欲爲隱遯耶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
父之傲濟接遲神上垂餌巨壑今子上不希道德中
不効儒墨堪狀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

退不能爲處士進無望乎三事而徒玩日勞形習爲
常人之所喜對曰吾以大幸爲子所寄今子欲使吾
爲忠耶則當如子胥屈平欲使吾爲信耶則當殺身
而成名欲使吾爲介節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子
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
以優遊而與蟣蝨同性不聽我謀悲哉俱御人體而
獨爲子頭且擬人其倫諭子僻偶子曾不如太原溫
顒潁川荀禹范陽張華上郡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
詡此數子或謇吃無宮或厄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
態或驒騠上馳下奚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奩

柈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
豈若夫子徒令唇口腐爛手足霑濡哉居有事之世
而恥爲權謀譬猶鑿地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
異牢檻之熊深穽之虎石間餓蟹甕中之鼠事力雖
多而見功甚少宜其蹉跼煎慮至老無所希也

目

易說卦曰離爲目
山海經曰一臂國爲人一目中其面而居
毛詩曰美目盼兮
左傳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又曰睢

其目皓其腹

春秋孔演圖曰荅頡四目是謂並明又舜重瞳子是謂重明

孫卿子曰堯舜三眸子

孝經援神契曰伏犧大目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

胡非子曰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眥

莊子曰溫伯雪適齊舍於魯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問焉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又曰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夫仁義翻然乃憒吾心亂莫大焉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

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水尺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難覩也

尸子曰使目在足下則不可以視

楚辭曰娛光眇視目增波又曰蛾眉曼睩目騰光又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又曰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孫卿子曰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也

韓子曰田駟欺鄒君鄒君將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

子見鄒君曰有人見君則睞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睞兩目君奚弗殺駟東欺齊侯南欺荆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乃弗殺

淮南子曰夫目察秋毫之末而耳不聞雷霆之音耳調玉石之聲而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

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萇宏言終退萇宏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其狀河目而隆顙是黃帝之形貌也

史記曰吳王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子胥仰天嘆曰

抉吾眼着吳東門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

漢書曰東方朔上書臣朔目若懸珠齒如編貝

東觀漢記曰馬援眉目如畫

鄭元別傳曰元秀眉明目

竹林七賢論曰王戎眸子洞徹視日而眼明不虧

瀟湘記曰老子大目

詩梁劉孝綽詠眼詩曰含嬌曜已合離怨動還開欲知窓中意浮光逐笑迴

宋謝惠連目箴曰氣之清明雙眸善識唯道是視瞻彼正直

銘齊竟陵王蕭子良眼銘曰惟正是視元黃匪惑非禮不觀儀形是則慎爾所覿無德斯德

耳

樊氏相法曰耳門不容麥百歲

相書曰耳門小富而悭

淮南子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江疏河

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

孟子曰伯夷耳不聽惡聲

史記曰韓信使人言於漢王求反覆之國不爲假王鎮之其勢不定漢王大怒張吾良陳平躡漢王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王乎因立之

范曄後漢書曰珠崖儋耳其渠帥耳垂肩三寸

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陽都女耳細而長衆皆言此天人也

列士傳曰燕丹使田光往候荆軻值其醉唾其耳中軻覺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則往見光

蜀志曰先主長十尺五寸垂臂下膝顧自見其耳

英雄記曰曹公擒呂布布顧劉備曰元德卿爲上坐客我爲降虜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曰縛虎不得不急曹公欲緩之備曰不可公不見布事丁建陽

董太師乎操頷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匝信

魏書荀攸年七八歲父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也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

抱朴子曰老君耳長七寸

瀕鄉記老子耳有三門

楚辭曰曾頰倚耳曲眉規

樊氏相法曰人耳圍長寸三分壽百二十歲一寸壽百歲如豆生即死耳門前有仙人杖四理一百歲三理八十二理六十

賦晉祖台之荀子耳賦曰夫惡勞而希逸寔萬物之至誠何斯耳之不辰託荀子而宅形在痔土而長勤無須臾之閑寧預清談而閉塞開鄙穢而聰明竭微聽於門閭採羣下之風聲

銘齊竟陵王蕭子良耳銘曰惟耳是聽仁愛是聞詳察巧言離辯異羣無迷邪諂炫惑莫分

口

易說卦曰兌爲口

禮記曰數詒無爲口容又曰口容止又曰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又曰趙文子其言吶吶然如不出

諸其口

孝經曰口無擇言

孝經援神契曰舜大口又曰孔子海口含海

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

莊子曰公孫龍問於魏牟曰吾聞莊子之言芒焉異之牟曰子獨不聞坎井之鼃謂東海之鱉曰坎井之樂亦至矣子奚不來入觀乎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

史記曰秦始皇遊於會稽渡浙江項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誅族矣又曰

鄧公見景帝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

鬼谷子曰口者機關也所以開閉情意也又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說苑曰常摐有疾老子曰先生疾甚無遺教語弟子乎常摐乃張其口示老子曰舌存乎曰存豈非以軟耶齒亡乎曰亡豈非以剛耶常摐曰天下事盡矣又曰惡言不過口苛言不留耳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審駟馬不能追也

漢書曰漢王擊魏豹問酈食其曰魏大將誰也曰柏
直漢王曰是口尚乳臭又曰周昌曰臣口不能言心
知其不可又曰楊雄口吃不能戲談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刁存年老口臭帝賜雞舌香令
含之
杜恕體論曰束修之業其上在於不言其次莫如寡
知也故諺曰使口如鼻至老不失
養生經曰軍營之中有甘泉軍營口也甘泉唾也
養生要幷氏內解曰口爲華池
相書曰欲知人多口其當視其口如鳥喙言語皆聚

此多舌人也
相書雜要曰口大容手赤如朱丹貴且壽
瀕鄉記曰老子方口
吳録曰孫權方顧大口有精光
箴宋謝惠連口箴曰宣納之由寔伊樞機唯舌是出
馳駟安追差麾千里君子慎微何用口爽信在甘肥
誡晉傅元口誡曰勿謂何有積怨致咎勿曰不傳伏
流成川蟻孔潰河流穴傾山
銘齊竟陵王蕭子良口銘曰惟口是慎慎乎語笑三
緘是戒事重周廟戒之戒之無貽厥誚

舌

山海經曰反舌國其人反舌

呂氏春秋曰善爲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德厚也

莊子曰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

燕丹子曰荆軻之燕太子曰田先生今無恙乎軻曰光臨送軻之時言太子戒以國事恥以丈夫而不見信向軻吞舌而死矣

史記曰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又曰留矣曰家世相韓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之師封萬戶位列矣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又曰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儀盜璧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子無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張口曰視吾舌尚在否妻曰在也儀曰足矣

說苑曰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在

神異經曰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長一丈頭髮皓白鳥面人形而虎尾恒與玉女更投壺

漢書蒯通謂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城

英雄記曰曹操與劉備密言備泄之於表紹紹知操有圖已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後世

搜神記曰永嘉中有天竺胡人能斷舌先吐舌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示人取舌還含有頃如故

郭子曰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覺舌本間強

沈約宋書曰南郭王義宣生而舌短澁言相書曰舌如絳赤者賢人也

相書雜要曰吐舌及鼻三公

賦梁簡文帝舌賦曰奚茲先生問於何斯逸士曰夫三端所貴三寸著名故微言傳乎往記妙說表乎丹青魯談笑而軍却王言詠而瑞隆陸有千金之富周爲一說之功復有搆翁之端讒諛之迹艷紫凌朱飛黃妬白吾將欲廢便辟之交遠巧佞之友珍張儀之餘燼蘇秦之後粉虞鄉之白璧碎漢王之玉斗然後浮偽可息澆風不朽

論晉張輔不用舌論曰論者以爲心氣相駈因舌而言卷舌翁氣安得暢理余以留意於言不如留意於

不言徒知無舌之通心也仲尼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謂至精愈不可聞樞機之發王乎榮辱禍言相尋召福甚希喪元滅族沒有餘哀三緘告慎銘在金人留侯不得已而掉三寸亦反初服而効神仙靈龜啓兆於有識前却可通於千年鸚鵡猩猩鼓弄於籠羅財無一介之存普天地之與人物亦何眉於有言哉

髮

歸藏啓筮曰共工人面蛇身朱髮

左傳曰齊侯田于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之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種種短也公曰吾告二子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又曰昔有仍氏女生髮黑美髮爲鬢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元妻樂正后夔取之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爲人美髮

呂氏春秋曰昔者殷旱五年湯乃以身禱剪髮自以爲犧用祈福於上帝

韓子曰文公之時宰人上炙而髮綆之文公召宰人而誚之宰人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切

肉斷而髮不絕臣之罪一也援錐貫脰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炙鑪炭肉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嫉臣者乎公乃召其下而誚之果然乃誅之又曰燕李季好遠出其妻有士季至士在內妻患之妾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爲之奈何婦曰取五姓之水浴之季曰諾乃浴

家語曰顏回二十髮白

史記曰藺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漢書曰蘇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强壯出及還髮盡白

淮南萬畢術曰理髮竈前婦安夫家又曰用麻子中人桐葉米汁煮之沐二十日髮長

東觀漢記曰明德后美髮爲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又曰和熹皇后六歲諸兄持后髮后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奈何弄人髮乎

曹瞞傳曰太祖嘗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敢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特麥以相付時太祖馬騰入麥中太祖

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殺請
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
王隱晉書曰陶侃爲吏鄱陽孝廉與親友過侃宿母
截髮以供賓諸客嘆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也
詩梁何遜白髮詩曰絲白不難染蓬生本易扶唯此
星星髮獨與衆中殊
賦晉左思白髮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髮垂雖非青蠅
穢我光儀策名觀國以此見疵將拔將鑷好爵是縻
白髮將拔怒然自訴稟命不幸值君年暮逼迫秋霜
生而皓素始覽明鏡惕然見惡朝生晝拔何罪之故
予觀橘柚一嗝一瞎貴其素華匪尚綠葉願戢子之
手攝子之鑷咨爾白髮觀世之途靡不追榮貴華賤
枯赫赫閻闔鵷鵷紫廬弱冠來仕童髮奮獻讀甘羅乘
軫子奇剖符英英終賈高論雲衢拔白就黑此自在
吾白髮臨欲拔瞑目號呼何我之寃何子之誤甘羅
自以辯惠見稱不以髮黑而名著賈生自以良才見
異不以烏髮而後舉聞之先民國用老成二老歸周
周道肅清四皓佐漢漢德光明何必去我然後要榮
咨爾白髮事故有以爾之所言非不有理曩貴耆耄
今簿舊齒皤皤榮期皓首田里雖有二毛河清難俟

隨時之變見歎孔子髮乃辭盡髮以固窮昔臨玉顏
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尚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
序晉稽含白首賦序曰余年二十七始有白髮生於
左鬢斯乃衰悴之標證棄捐之大漸也蒲衣幼齒作
弼夏后漢之賈鄧弱冠從政獨以垂立之年白首無
聞壯志鈇於蕤塗忠貞抗於棘路覩將衰而有川上
之感觀趣舍而抱慷慨之歎

髑髏

說文曰髑髏頂也
廣雅曰賴顱謂之髑髏

莊子曰莊子使楚見空髑髏擊以馬捶而問曰夫子
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語卒
援髑髏枕而卧髑髏見夢曰夫死無君於上無臣於
下亦無四時之事與天地為春秋雖南面帝王樂不
能過也
魏略曰王忠先因飢噉人五官將與共從駕出行過
家間無何令取道邊死人髑髏繫著忠馬鞍上以為
戲笑
盛弘之荊州記曰長沙蒲圻縣有呂蒙家家中有一
髑髏極大蒙形既長偉疑即蒙髑髏也

廣州記曰盧循襲廣州風火夜發奔免者數千而已
循除諸燒骨數得髑髏三萬餘於江南洲上作大坑
葬之今名共冢
南州異物志曰烏滸人髑髏破之以飲酒
續搜神記曰永嘉五年張榮爲高平戍邏主時遭曹
疑賊寇亂人皆塢壁自保固見山中火起飛埃絕爛
十餘丈樹顛大熛響動山谷久聞人馬鎧甲聲謂疑
賊上人皆惶恐並嚴出將欲擊之引騎到山下無有
人但見碎火來曬人袍鎧馬毛鬣皆燒於是軍人走
還明日往視山中無燃火處唯見髑髏百頭布散在

山中
賦後漢張衡髑髏賦曰張平子將游目於九野觀化
於八方顧見髑髏委於道傍子平悵然而問之子將
并粮推命以大逝乎本喪此土流遷來乎爲是上知
爲是下愚荅曰吾宋人也姓莊名周遊心方外不能
自修公子何以問之對曰我欲告之於五嶽禱之於
神祇起子素骨反子四支髑髏曰死爲休息生爲役
勞冬之氷疑何如春氷之消況我已化與道逍遥與
陰陽同其流元氣合其朴雲漢爲川池星宿爲珠玉
雷電爲鼓扇日月爲燈燭合體自然無情無欲不行

而至不疾而速

晉呂安髑髏賦曰躊躇增愁言遊舊鄉惟遇髑髏在彼路傍余乃俯仰咤歎告于昊蒼此獨何人命不永長身銷原野骨曝大荒余將殯子時服與子嚴裝殮以棺槨遷彼幽堂於是髑髏蠢蠢如精靈感應若在若無斐然見形温色素膚昔以無良行違皇乾來遊此土天奪我年令我全膚消滅白骨連翩四支摧藏於草莽孤魂悲悼乎黄泉余顑感其苦酸唔其所說念爾荼毒形神斷絶今宅子后土以爲永列相與異路於是便別

說魏陳王曹植髑髏說曰曹子遊乎陂塘之濱步乎蓁穢之藪蕭條潛虚經幽踐阻顧見髑髏塊然獨居於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劒殉國君乎將被堅執銳斃三軍乎將嬰茲固疾命殞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叩遺骸而歎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嚴周之適楚儻託夢以通情於是俾若有來悅若有存影見容隱厲響而言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既枉輿駕愍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慰以若言子則辯於辭矣然未達幽冥之情識死生之說也夫死之爲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道也者身以無形爲主故能與化推

移陰陽不能更四節不能虧是故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望之不見其象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冲滿之不盈吹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停寥落溟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是踰曹子曰子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籍反子骸形於是髑髏長呻廓眥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昔大素氏不仁無故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眞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子則行矣余將歸於太虛於是言卒響絶神光霧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拂以元塵覆以縞巾爰將藏彼路濵壅以丹土翳以綠榛夫存亡之異勢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必均

膽

黃帝素問曰膽者中正之官斷決出焉

吳越春秋曰越王欲報怨懸膽於戶出入嘗之

魏志曰樂進字文謙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又曰袁紹在黎陽將南度程昱守甄城太祖欲益其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見昱兵少必輕易不致若益昱兵過則不可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曰程昱之膽過於

貧窮

吳志曰呂蒙病篤孫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可任

管輅別傳曰輅年十五琅邪太守單子春雅有才度欲見輅輅造之客百餘人有能言之士輅謂子春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資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酒三斗然後而言子春大喜酌三斗獨使飲之於是輅人人荅對言皆有餘

劉瑱書曰膽識堅定臨難無苟免之意

世說曰姜維死時見剖膽大如斗

論魏稽康明膽論曰有呂子春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為人有膽可無明有明便有膽矣稽先生以為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內無不畢備降此已往蓋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事膽以決斷專明無膽雖見不斷專膽無明則違理失機

藝文類聚卷第十七

井研廖登廷校字